

王文端公奏疏序



蓋文端公之席揆也者非戴中瓘

艱太立朝三載日其所憤發慷慨

抗論宗社大計疏奏慮發十上矣

上幾慮發子言畢議盡知歷膽按

肝斷齷如也先生居常誦汲長孺

言无學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史承意陷主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慶身奈辱朝廷何其素所自盟
已沈珣曰余通籀晚不及事先生
而遊丐先生仲子啓真君妾聞啟
真君譚先生卯辰間事幾魂搖神
悸苦縮而不能下云是時主器未
定公車之章十九寢閣之心搖搖

先生適獨身守直寧一日所

中旨下大約激厲其端曰爲嘗走
生條答僉引大義力諍最復

旨出語寢迫告曰下崦嵫矣先生急
不及授簡直口語中使走臣七尺
一日未薦樓蟻竅不敢狗主非禮
中使失色股弁忝居蹇何

上忽傳語尚方促選玉帶將賜王先生先生亦爲弗聞之者

上意愈不懌而會舍官上封事請早諭赦

上移怒黜逐株逮先生復封還

內降申抹甚力

上嘆嗒謂夫夫傲弄心主爲名高是

頸血堪膏吾屬讓耶時先生席藁累日中外皇皇謂且胥曰冠髮纒以爭而先生故夷然自慰也堯舜在上必不使吾爲龍比己而

上怒竟解而先生亦遂拂衣去語云畫桂出性百磨而不減其辛先生益焉笑說春嶽先生大臣之從容

納約會旨者術顧悻悻而言慙然
曰公不乃劄宰相而行諫官之事
是不然夫古者臣主拱揖一堂如
家也凡學啣啣喁喁早暮無間故
可會機導窳默關其忠于微言譚
咲亡中而主不覺今聖宰睽隔幾
若九閭即公孤三事詠一聖穆穆

此容于天市太微間而不可得策
令予房長深而在必喪所效其委
曲開諭之方則其勢又得不並于
明諍諍固不能兼激激而并則惟
者飄颻然不可劄明志且

上之視大臣若何哉直曰魯夫已氏
之固可劄爵祿餉而生此脇耳今

而後乃命天下亦有不畏死不變
官爵如若是者乎自是而大臣也
體重大臣之體重而莫議論亦重
吾

三即主之即其變斷盛怒昔而陰已
翼然心折于先生矣先生太所
數幸已來其直善勁氣在也周情

隱隱若曰且止揭雷霆之轟能使
必呈巖然永割其帷磨山嗟而輪
夫宵心卒不散遷就于集枯集苑
亡間叨成二五之構未幾而詞寵
闕又未幾而

大本縵定誰止乃耶也謂

上之明哲真能信先生而先生之忠

蕭不同真能遇主可謂兩棄負也
己亏是啓真君緝先生跡徧梓之
而命珣一言附簡末珣少且賤何
敢妄擬先生然竊窺先生直諒嚴
正如宋廣平清真勵俗如楊公權
面報廷諍取其主不若堯舜如魏
玄成忠心爲質起燕不言坐黜謫
貶死而不避如陸敬輿總出先生
限謂社稷臣非今臣也於乎可已
爲端矣

賜進士徵仕郎中書舍人李家後學
沈珣頓首參誤



王文端公奏疏目錄

卷上

丙子請告謝賜銀幣馳驛疏

甲申入閣辭疏

丙戌丁憂謝賜賻幣銀鈔疏

請卹恩疏

謝卹恩疏

謝賜銀幣疏

奉喪抵家謝恩疏

襄事謝恩疏

戊子辭起召疏三

己丑召選辭進秩疏

到任題面恩揭

請御朝講發章疏疏

謝口傳聖諭疏

申救大理評事雒子仁疏

庚寅自劾請罷疏三

給假調理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乞骸疏

謝溫旨眷留疏

擬聖諭請宣諭三輔臣揭

請冊立揭四

請票三輔臣本揭

回口傳聖諭揭

給假調理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謝病疏

見朝揭

辭訓錄成加銜疏

卷下

為同官請給假省親揭

為首輔辯謗揭

請無更冊期揭

請定冊期以留輔臣揭

給假調理疏

謝遣吏部宣諭疏

乞與次輔並免疏

謝遣鴻臚宣諭疏

請留首輔疏

見朝揭

題新輔臣職銜疏

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請崇禮部尚書平慎行乞骸本揭

回聖諭部院揭

奏止戒諭吏部封還手勅揭

乞勘張貞觀論李采非疏

請發票留中奏疏揭二

請御朝講發章奏揭

請究五府京營縱衛官謀亂揭

請免科部降調揭

請冊立揭

再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請視朝揭

題延綬塘報揭

類奏講章揭

請元日受賀揭

壬辰請大計宣捷臨朝揭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揭

乞罷歸以全臣節疏五

辭免讀卷疏

謝予告疏

辭朝疏

回籍謝恩疏

在籍賀聖節疏

壬寅賀冊立東宮疏

謝存問疏

王文端公奏疏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一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請告謝賜銀幣馳驛疏

日講官翰林院修撰臣王家屏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吏部題覆爲父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奉

聖旨是王家屏准回籍調理伊係日講官特與馳驛
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臣捧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綸音不勝感激謹扶病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謏陋幸際昌明若蒙

皇上拔自史垣俾參講席微勞未效宿疾侵尋雖乞假以暫調如沉痾之難拔曠瘵彌月憂深弦晦之移疾痛呼天懼瀆

雲霄之聽乃蒙

聖慈曲軫容假息於蓬蒿

寵賚特頒獲敷榮於枯朽乘郵續食道路藉以光華彩幣精鏤里閭騰其輝潤叨

恩至渥揣分奚堪

大地之大德曰生幸回起色

日月之末光伊邇忍遂遐心臣無任瞻戀

闕庭激切感戴之至

人閣辭疏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家屏謹

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准吏部咨傳奉

勅吏部王錫爵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著差

官行取馳驛來京王家屏臣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俱入內閣同時臣等辦事如勅奉行欽此

命自

天不勝震悚竊惟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
相從古得人之盛率白度德之公或疇咨在廷
或旁求于野謀之于衆必灼見而灼知任惟其
賢故其難而其慎方今

聖明御宇宜稱極辨之朝俊又在官咸抱太平之略
豈乏良弼何有微臣念臣學術迂疎器能窳陋
猥蒙

光帝儲養充二史於詞林恭荷

皇上甄收備一經於

講席徒竭呻佔之技曾微啓沃之勞遂自宮僚
冰銜于翰署尋遷卿貳塵水鑑於銓司揚稅在
前愧浮華而鮮實積薪居上訝枯朽以疇容極
知遇

主之榮但切妨賢之懼正圖引退偷偃息于
清時誤辱

登延俾參聯于

內閣睠惟重地將以備顧問而代

天言循省非材何克效彌綸而襄

帝業忝謨謀於密勿預機務之殷繁譬之不琢玉而
求文厥瑕難掩未操刀而試割所傷必多矧百
辟巖瞻無踰五臣之選而蒼生雅望偶同一日
之升鳳鷄偕翔誠自慙于儔匹駑駘附駕可立
待其奔波若不量力所能遽此覲顏以就豈惟
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抑恐墮職任而累

主上之明伏望

皇上鑒亮鄙衷非由矯飾收回

成命別簡忠賢儻仍守舊官可勉圖于報塞

田里亦永戴乎生成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賜賻幣銀鈔疏

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今丁憂臣王家屏

謹

奏爲恭謝

大恩事本月初一日伏蒙

皇上以臣繼母景氏在京病故

欽遣文書房官劉愷恭捧

欽賞新鈔一千貫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到臣私宅

頒給謹望

闕稽顙祇領訖竊念臣猥以庸愚被

恩高厚福量既淺罪戾兼叢不自滅亡禍延臣母臣

子之分兩不克伸終天之恨萬死奚贖荷蒙

聖慈憫臣勞苦

頒賜賻儀

恩數隆施豈臣苦塊游魂可能承載徒增涕淚於感

激誓銜結於他生已耳緣衰經不敢匍匐詣

闕謝

恩無任哀頓感切之至

請卹恩疏

謹奏爲比例乞

恩請給

卹典以光泉壤事項者臣繼母景氏病故荷蒙

聖慈軫恤

頒賜鈔幣銀兩臣感激

殊恩揆之分涯不啻踰溢安敢復有希覬痛念臣生

而屯蹇數遭愍凶甫七歲而臣母韓氏見背賴

繼母梁氏撫臣于髫髻之年又七歲而梁母復

喪賴今故繼母景氏撫臣于童丱之日計臣五

十歲之身所繇成立者蒙臣父之教所繇長育

者更三母之慈也臣幸遭際

聖明備員輔導而臣父母先後見背淺厝荒原禮命闕于慎終地又需于卜兆今當扶柩還籍合葬新阡緣臣繼母限于明例不敢冒請

恩卹外臣父王憲武累贈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母韓氏累贈宜人雖叨受

誥命而秩止五品及臣濫竽

密勿未經考滿亦未受本等之封不得蒙祭葬之典臣心非槁木身不空桑幸叨遇

上之榮未遂顯親之願此臣所以裂肝摧膺仰天而

泣血者也查得嘉靖四年禮部右侍郎李時以母邊氏病故請卹奉

世宗皇帝聖旨邊氏准照例與祭葬李時日侍講讀多效勤勞伊父李葵還准與應得贈官誥命并祭一壇欽此又查得隆慶六年禮部左侍郎馬自強以繼母張氏病故請卹奉

聖旨馬自強日侍講讀效有勤勞伊父母准給與祭葬欽此臣伏自念侍

講幄者十年直

綸扉者二載雖才微功鮮不敢比于二臣然孝思

顯揚人子之情本無或異而周旋

左右乞恩之例偶與相同用是昧死冒陳上下

慈軫伏望

皇上憫臣哀苦

勅下該部查例上請庸廣

特恩庶苦塊餘生少慰君蒿之慕而泉臺纍骨均霑

封樹之榮矣臣下情無任悲號控籲之至

謝卹恩疏

謹奏為感激

天恩

臣血係降恭陳謝懼事頃因繼母景氏病故將林

徵回籍與先父母合葬具疏乞

以伏家

勅下禮部查議上請奉

聖旨王家屏講讀年久輔贊忠勤着給卹應得誥命

伊父母照例與祭葬仍賜路費銀五十兩以昭

表裏馳驛去還差行人一員護送以昭體恤欽此

不勝感激不勝悲慟竊念臣生居荒僻守世

單寒先臣憲武屈首呻吟竟淹衿弁以老先母

韓氏委身操勞早更荆布之貧一室屢空三釜

不待雖生前之有子知身後者何人伏遇

皇上官材罔擇於細微以致卑瑣薦躋於懸仕曾涓
埃之莫效遽淪棄之橫罹不自省循妄有陳乞
方虞昌昧比例非偷詎意

慈溫推恩越格

念其年久

褻以忠勤

予詰命而馳贈新銜兼加邊於合壙

錫銀幣而乘郵遠路仍

遣使以護行

意優隆典章煥燿豈但非分之寵前此所無在

過望之私始亦不及昇靈輦而就道哀且知榮

奉

慈冊以歸藏弔將相慶伊蒿餘慕庶少

傾藿微忱柰漸遠長安之日情在

不盡於敷宣伏願

帝治光華

聖躬保乂

任賢勿貳孚明良一德之交

典學有常資理義養心之助

總萬機而執其要臨下簡御衆寬

憂四海而恤其窮徵歛省用度節侵歲軫轡符之詔
暇時周桑土之防臣苦塊游魂無任哀厲前
之至

謝賜銀幣疏

謹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該臣具奏請

卹伏蒙

諭音渙發

禮隆施臣感激

殊恩已經具疏陳謝外隨蒙

欽遣文書房官李興恭捧路費銀五十兩彩段四表

裏到臣私宅頒給臣謹堊

闕稽顙祇領訖竊念臣苦塊餘生衰麻病骨持喪在
疚特塵

中使之臨扶襯將歸復辱

內庭之貺捧精鏐其璀璨拜文綺以焜煌持薦几
筵重泉增賁携歸道路六傳生輝激涕淚以淋
浪阻趨謝于匍匐臣無任哀號感荷之至
奉喪抵家謝恩疏

謹奏爲感激

天恩馳驛回籍恭陳謝悃事臣于本年八月內下繼
母景氏憂例該守制回籍欽蒙

聖恩賜臣馳驛及路費銀兩表裏仍

遣官護送臣仰荷

恩慈隨于十月初六日

陛辭起程該行人司行人趙一鵬將

命護行于本月二十日抵里訖臣伏自念遐荒賤士

偃蹇庸流謬叨

知遇之恩濫厠弼諧之列福過其分宜爲神明所憫

禍延于家忽焉慈親見背靡瞻靡恃遺兩間共
棄之身不孝不忠負萬死有餘之罪悲摧屢絕
匍匐疇憐猥荷

聖慈

特垂愍卹

予之金帛珍分

內府之藏

給以車徒紼藉縣官之助

綸音渙發賁寵衰麻

節使與俱增輝旌翼扶輦就道頓紆執鞞之勞擁

傳出關况值銷兵之候邊塵不聳旅櫬遄歸涉
千里若坦途更兩旬而抵舍顧瞻堂寢雖室邇
而人遐守奉几筵幸靈安而鬼安以此思憂思
懼彌增涕淚之零第恐

求瘼求寧未釋

洞深之念望

微垣而注想伏苦塊以陳詞

大造生成

恩禮備全于終始私衷銜結感圖寧間于幽明臣無
任感激哀鳴之至

襄事謝恩疏

謹奏爲感激

天恩專官祭葬父母恭陳謝悃事先於萬曆十四年
八月內以臣繼母景氏在京病故該臣銜哀具
奏比例乞

恩荷蒙

皇上憐憫微誠

特從優卹旣

給應得誥命仍准照例祭葬臣仰承

殊渥扶櫬還鄉該行人司行人連標肅將

明命營兆域以維新本布政使司叅議郭性之祇奉
愍書秩籩豐其有恪遂以今歲季春之朔合葬臣父
母訖竊念臣伶俜弱質駑鈍庸材自聯供奉之
班久佚曠瘵之罰迨丁家難本積累以召畜重
忝

國彛轉因禍而爲福在法官未滿三年績不得貶
封而臣獨濫非時之典親未受三品封不得蒙
卹而臣獨徼非分之恩生我父母長我父母養
並誦于生前葬以大夫祭以大夫報乃隆于身
後敞華筵而升禘開大隧以偕藏封若斧而若

坊掩映河山之色

制如綸而如綍昭回雲漢之章閣里競觀共訝生人
未睹泉臺歆服疇云死者無知

寵靈曲注于歿存典禮備全乎終始釜鍾不待頓紆
風木之悲帷蓋兼施敢忘犬馬之報生當出力
供賦役于田間歿且銜

恩圖草環于地下臣無任感激哀鳴之至
戊子辭起召疏

原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臣王家屏謹
奏爲劓痛殘軀不堪起用懇免非常

卷之二
寵召以安愚分事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

臣原籍接到吏部咨恭奉

勅旨原任大學士王家屏着陞禮部尚書仍兼東閣
大學士照舊入閣辦事便差官行取馳驛來京如
勅奉行欽此臣聞

命自

天震惕兢惶罔知攸措竊念臣一介庸愚遭逢

明聖自詞林而

拔置講席由講席而

簡則綸扉不踰數年躡躑四輔原茲非據之福皆

皇上特達之恩也乃寸報未伸先慈倏歿復蒙

宸衷軫惻

卹典隆施

給傳護喪

遣官營葬俾亡親骸骨並妥幽原人子孝誠迄無遺

憾凡此哀榮之數又孰非

皇上特達之恩也以

聖恩如此之隆卽

厚地

高天未足方其

容蓋而臣愚感

恩之切雖粉身碎首猶將誓以驅馳况廬居甫屆于

禫除

陛召遽承乎

手勅晉新銜于八座還舊職于中司衆咸刮目以觀

臣敢矯情爲讓奈何福量滿而災虞總至命期

迫而疾疢交侵臣素患脾虛兼挾痰火罔知將

息馴至纏綿血氣滯於咽喉飲餐作哽疽毒盤

於胸膈腫潰頻危此在同寮諸臣向所習知其

苦迨更臣變重感悲辛沉憂積摧宿病增劇倚

廬三載臥蓐經年形雖具而精力衰頹息僅存

而神魂漂越方恐蓋惟不待遂填溝壑之中豈

堪簪紱重施再立

朝堂之上此臣捧

綸音而感增滄泣撫病骨而恨切膏肓者也伏望

皇上

憐臣毀瘠之軀委難鞭策

察臣披瀝之悃非敢枝梧

曲賜鑒涵

取收環召容臣依栖先壟結竟餘年庶止足之分少

安

生全之恩彌渥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第二疏

謹奏為再瀝悃誠懇辭

召命免妨賢路上負

聖恩事臣于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奉

勅起臣入閣臣具疏控辭候

旨間隨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安希范恭承

遣命至臣里舍趣臣起程臣日夜叩祝惟得

旨允辭可藉口報

命不意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接到吏部咨該臣具

奏前事奉

聖旨卿輔弼舊臣啓沃贊襄忠績茂著茲特召用以

匡治理宜遵命上緊來京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

此臣犬馬下情未蒙

矜察愈切兢惶竊惟人君之起舊臣也非徒哀憐廢

棄而姑收之也必試其有可用之才人臣之應

起召也非徒戀慕寵榮而遂赴之也必自度有

致用之具若臣技能短拙資識迂愚曩嘗待罪

中司參陪

密議一籌靡措寸效無聞此臣自知甚明而亦莫逃于

皇上之洞鑒者也縱使軀殼無恙而鉛刀已難于再割朽木不可以復雕

皇上乃欲拔臣廢棄之中置在

深巖之地以臣自度試用于昔既以罔功起用于今安能責效材具不克任也以摧毀之軀邁沉痼之疾神志內折肌膚外銷精力不克任也材具薄劣既如彼精力疲憊又如此乃責使載病

趨

朝扶羸就列則豈待顛隳已及方詒鼎軸之羞而卽此竭蹶不支已玷

弓旌之寵多矣雖

曠恩軫舊不察臣之不堪

大度包荒不督臣之不逮而盛名莫副臣固知慙重任難勝臣固知懼夫以臣在閣二載閣務不見其增修迨臣歸里三年閣務不見其積滯則臣不足爲中書有無可知也

廟堂之上鴻儒布列耆宿充庭賢子臣者甚多如

臣之比者不少則臣不足爲

朝廷輕重又可知也使不度德而量力徒以冒進而饗榮上則干誤

國之誅次則絳妨賢之議其可爲慙且懼者豈直在一身名節之間哉臣用是畢控血誠直陳情愫不避煩瀆再冒威嚴伏望

皇上曲賜矜憐

特收渙汗姑容衰朽退息丘樊別簡忠良晉參惟惺庶

擴轉圜之度同

符解網之慈臣不勝激切控籲之至

第三疏

謹奏爲遵

命起程陡感寒疾困篤難前懇乞

天恩憐憫衰羸終

賜放免以全草土餘生事臣自問

召命夙夜兢惶深惟創痛殘軀不堪

任使具疏奏辭未蒙

矜察隨具臣才能淺薄曩昔試用無效之狀披瀝上

陳復未蒙

於察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吏部咨奉

聖旨朕以卿宏才碩望密勿舊勞特召起家用資襄贊宜遵成命所辭不允着差去行人敦促來京吏部知道欽此臣仰荷

聖慈隆篤

天語溫諄又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安希范朝夕過臣趣臣就道臣用

是恪遵

嚴命定於三月十七日起程整辦行李間不意感患

時疾寒熱交爭痰嗽大作頭目昏眩肢體煩

蓋累七晝夜而目不得交睫勺水不能入口當

延本城醫士余孟和診視謂病在腠理寒邪外

搏於法宜汗遂聽其用藥汗之既汗而煩熱不

退咳嚏不止復延鎮城醫官楊景時診視又謂

病在腸胃毒熱內蘊於法宜下聽其用藥下之

三數日間再汗再下於是臟腑枵然若洗而臣

亦瞶然不復辨物四肢百骸皆不可控而有矣

今游魂稍復生意漸回而骨力全消精氣大耗

飲啖未復步履猶艱茫無痊可之期敢定起程

之日然而

君言义宿

使節稽留則又臣怔營戰龍暴恐然如

雷霆在上干

天譴以難逃

斧鑕居前慢

君命而莫遁者也使

成命一日未回則臣憂懼一日未釋臣憂懼彌甚則

病勢日增臣一死不足惜而有累

皇上生成之恩不能曲全其終始則臣生有餘幸死

當有餘戮矣蓋臣前日所辭猶進止未定之亦

而今日所請則生死莫必之身其勢誠急其情

誠可悲也伏望

皇上憐察悃誠

收回徵命俾臣得以從容醫藥調攝臣羸則自今有

生之年皆

皇上再造之賜也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召還辭進秩疏

謹奏爲奉

詔起家叨

恩踰格懇免新陞職銜以圖報稱事臣頃叨蒙

起詔累疏辭免未荷

允從忽感沉痾困篤幾殆以致遷延里舍稽誤簡書慢

命之誅萬死莫贖伏蒙

聖慈寬貸

諭以偶疾不妨調理

勗之加慎以副

眷懷臣感激

天恩扶病叩

闕遂以本月初六日就道二十一日入京於鴻臚寺

報名見

朝訖顧臣尚有萬不自安之情不敢不直陳於

皇上之前者臣伏考

本朝閣臣既罷而復起者最少除服而復起者爲

尤少間或有之止於復除其舊職未聞陞授以

新銜也乃臣柴毀餘生棘欒穢質起官

東閣已驚破格之恩晉秩南宮寔切循牆之懼蓋

尚書上應台斗喉舌之寄匪輕而宗伯分率春

曹禮樂之用爲急必名賢碩德望重巖瞻宿學

鴻儒才優黼藻以居是任始能其官臣以至愚

極陋之資乘鉅痛深創之後三年不爲禮樂又
疎檢押之坊一旦而厠冠裳曷稱寅清之地處
非其據則負乘之寇可虞舉莫能勝將折足之
凶不免此臣所以徘徊道路趑趄而不敢前瞻
顧班行逡巡而不敢就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

特免新銜俾臣仍守舊官少圖後效庶名器慎重

上無誤及之恩分義獲安下釋僥踰之愧臣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到任題面恩揭

謹題臣欽蒙

聖恩差官行取來京於本月二十二日見

朝訖緣次日適遇

免朝未獲

面恩該同官臣申時行等

題請令臣先行謝

恩到閣辦事候補

面恩奉

聖旨是欽此臣謹遵依於六月六日到任訖竊念臣

三年去

國父惟枕塊之虞一旦起家再玷演
綸之直僂僕拜

命覲冒就班雖咫尺

天顏未遂瞻承之願而參陪

禁近預克

顧問之員臣自今敢不精白乃心恪共厥職盡忠彌

違而輔德誓仰答乎洪慈同寅協恭以和衷期

共襄乎至治除恭候

皇上御門之日另補

面恩外謹具題知

請御朝講發章疏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王家屏謹奏爲

朝講久輟章疏稽留敬效忠規上干

聖聽以隆政體以慰羣情事臣往年守制回籍叩辭

天顏歸伏苦廬者三載叨蒙

起召再點朝行朽質衰材寔慙稱塞所恃

聖明在上賢哲居前或可勉循舊職將順

休德助宣下風乃自入京以來已踰三月尚未獲一

瞻

天表一奉

玉音私心旁皇良用悚仄以臣庸鄙雙鳧乘鴈來去
飛集何足有無誠未敢徼

一顧之恩爲寵獨念堂陛之交所恃以存其體貌者
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所恃以集其謀議者惟有
章疏臣往年恭侍

朝講竊睹

皇上宵衣聽政日昃橫經至勤也乃今

朝講久輟而不御

皇儀闕於展究

聖學紉於緝熙勤焉殆有間焉原其初偶以

聖躬靜攝暫時傳免耳後來因循之久安如故常

冊封遣官而免

郊廟奏祭而免典禮爲之並廢矣目今

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萬國之所屬目也尚可

端居大內而不一出乎一出而羣疑之洶洶盡消頌

聲且遠播矣臣往年參預樞機竊記

皇上煖閣咨詢

郊壇宣諭至斷也乃今章疏頻留而不下內閣不得

票擬外庭無由稟承

省決殆少疎焉原其初偶以

聖意未協間一留覽耳後來停閣之多寢以稽滯事
關黜陟刑賞而留關民生國計而留綱紐爲之
漸弛矣目今

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尚
可

留禁中而不蚤定乎一定而讒口之哢哢自息國
本且不搖矣蓋

皇上之法象猶日月也及萬方仰照之辰而宣其光
無隔彌遠

皇上之命令猶風霆也乘羣情鬱積之時而施其聲
鼓動彌迅故臣願

皇上早御朝講無違祝

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

建儲之議誠冀舉一時之

曠典快萬方之睹聞爲

聖德計爲

國體計非便下一人瞻奉之私而已也臣不勝隕
越待命之至

聖諭謝疏

謹奏昨日該文書房官李文輔口傳

聖諭王閣老忠愛之心已有了昨陞殿頭眩坐不久
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欣忭竊念臣頃具疏恭
請

皇上視朝葵藿之心雖特專於向

日而犬馬之誠實未足以動

天伏蒙

皇上

聖壽之辰已展

陞殿之禮茲常朝之日又舉

御門之儀此固百寮庶采新望之同情非臣一人

愛之私悃也得蒙

嘉納已彰

聖度之能容猥辱

褒嘉敢謂此心之既竭伏願

皇上慎起居之節茂迓

天庥擴虛受之懷益弘

聖聽既於朝講之請略見諸施行更於章疏之陳數

勤於省覽庶微臣忠愛之念得效少裨

皇上采納之恩不爲徒悅矣臣不勝感抃祈懇之至

申救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疏

謹奏爲輔理失職上誤

聖明致生妄議自請罷斥乞

恩矜宥狂愚事臣惟人主置相責使保乂王躬輔養
君德職親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
之節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
目心志之娛庶官所不敢諫者相臣得豫諫之
是以能止慝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弼成主德于
內而宣昭令名于外夫然百司庶職其將順之
不遑尚何妄議之有妄議之興咎在相臣失職
不能導主于善臣救之不力而彌縫之誼亦也

臣起田間再參輔弼之末已踰數月竊見天
物候災沴頻仍

國計民生公私匱乏私憂過慮無日不惕然于懷
而值

皇上端居大內堂陛不交款款之愚無由自効俯循
職事思引罪自劾久矣顧猶謂

聖躬靜攝方在調護之時且

詔旨丁寧有非取安逸之諭是以逡巡有待未敢遽
以爲言也適接得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一本
人劾謂

聖體愆和病在酒色財氣四者列爲四箴以進臣初
訝其詞語狂諄指事虛誣疑其誤聽訛言妄生
臆說愚戇之罪良無所逃已而思之于仁庶官
也於

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於

皇上之愆違尚能諫之職親於庶官任專於輔導
乃尚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
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使于仁之言誠誤
且妄猶可諉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
聖躬之康豫而真有陰陽之患干伐其

大和以

聖德之清明而真有雲霧之翳障蔽乎

日月爲臣子者何忍諉之不知而不諫乎故於于
仁之規寧幸其誤且妄也無寧事皆中言皆投
也誤且妄也罪止於于仁一人之禍耳事皆中
言皆投于仁蒙罪而言之爲

宗社生靈救無窮之禍乃所以爲忠也何者耳言疾
也苦言藥也善養生者六氣無疾三葉攻砭之
方善養心者不以無過言爲戒而戒之語有藥於
此食之雖瞑眩而可以瘡疾人必齟齬而強服

之矣于仁之四歲以規

皇上則爲妄試之醫以備養生未必非延歷之術也
此_臣所以謂于仁爲忠也若臣者從諛承意緘
默苟容無能匡正

宸樞彌縫

袞闕上虧

聖明之譽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戇蒙

不測之威此乃真所謂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
左右者也伏乞

皇上罷_臣歸里以示尸素之懲

矜宥于仁以廓優容之度庶_臣工競勸

聖德彌光_臣無任披瀝冒懇之至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二

山陰對南王家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庚寅自劾請罷疏

謹奏為起用踰年尸素無補自劾

請罷以避賢路事臣聞之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宜分任庶官不可使一

官或曠一官曠則一事廢矣一事之官且不可

曠况陪輔弼之任者哉臣起田間再從同

臣後參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政一年於此居官甚寵受祿甚厚所叨大官供餼
上方賚賜甚豐乃程功計能曾不得比一官之職臣

藏其拙而使三臣獨任其勞臣誠不勝惶汗愧
悚夫署銜伴食無所事事古之爲亞相者多有
之顧在清靜寧一之時則可非所以語于

國事艱危之日也有器於此三人舉之而以不勝
爲患益一人而力不加多則益者慙矣天下事
豈但一器之任已哉昔人有言宰相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撫四夷內附
百姓莫不稱大夫各得其職其任之重未易言也

如此今時則更難矣天鳴地震星隕風雲川
湖涸之變疊見于四方水旱蟲螟凶荒之患大
昏札瘥癘疫之殃交叢于累歲天時物候乖沴
如此則調燮之難套虜蠡屯于陝土蠻獠獫于
遼貢市諸夷復虎咆狼貪于宣大虛內以事外
內已虛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軍民已窮矣
而軍餉積缺此邊腹並潰之勢兵農俱困之時
也民生國計匱乏如此則均節之難至若奉公
憂國之臣盡忠竭節之吏師師以濟布滿中外
如臣之庸劣不勝任者誠鮮矣然而議論紛

紘罕持大體簿書詳繳紙為之綱維廢弛而
玩愒之風已成名實渙散之途漸啓士
風吏治惰窳如此則重之之難以至重之任當
至難之時使三臣高日而憂列心而畫而臣智
不能贊一籌力不能効一臂則安用臣為哉將
令臣具員侍從備顧問之末行而已亦必

皇上假清燕之間

臨御外庭延見便殿臣雖不敏猶可以隨執經荷橐
之班陳伏蒲造膝之誨乃今

皇上深居靜攝

朝講稀臨計臣一歲間僅僅於去年八月之奉

朝參今年元旦一奉

召對而已自餘月日求一瞻

袞冕之容不可得聞嘗一進瞽言略蒙

慰諭竟與諸司章疏事關規誥者並寢不行臣自是

遂不敢復有塵竇益臣竊自量德望學術孰與

三臣以三臣佐政久受

知深猶且抱忠而不得施告猷而不見納如臣之鄙

乃欲以犬馬之誠動

天蚍蜉之力撼岳計終不能感格

高厚迴旋分毫此臣所以上負

恩慈中慙同列而下醜顏于庶官百執事者也目今
驕陽爍石飛塵蔽空小民走望不寧號呼愁痛
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

九閭之內上軫

皇情恭憶曩年

齋居修省之誠

郊壇步禱之興敬

天一念昔何以虔今何以懈乎臣卽不能與巫覡並
暴導

上欽畏之忱而尚貪官爵之榮優游逸豫詩曰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此豈臣泄泄時也臣用是自列

罪狀冒瀆

宸嚴冀

賜罷歸以避賢路庶少追曠官之愧免干誤

國之誅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再瀝悃誠自陳乞

罷以彰

聖聽以弭天災事臣頃自劾請罷伏奉

聖旨災異頻仍朕深加警省卿爲輔臣忠慎素著正當贊襄實政豈得引咎乞休宜照舊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

天恩寬臣罪譴仍

賜慰留豈不知被濯此心勉圖策勵顧臣所以引罪乞休者非爲臣一身云就計也臣不肖之身若九牛一毛去就何足輕重臣所慮者在

聖躬在

宗社而前疏所陳止據時事艱危著臣失職之罪而

已乃臣夙夜憂懼有不能頃刻安其位者尚未敢盡言也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爲子者謹視湯藥必瘳乃已此至情也自臣至京一歲

皇上靜攝之臣情形

傳諭曰眩暈動火曰飲食少思曰眼目障澁如此者不止一次臣子之心能自安乎否也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壽

主德于緝熙則不安卽或

聖體愆和而不能左右臣護導

聖躬以節宣則尤不效此_臣之夙夜憂懼者一也

皇長子膺主器之重具冲容之資中外臣民繫心

已久請

冊立未許請

豫教未許

國本莫定羣情危疑此_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

禁庭深密之中侍御僕從之事喜怒過當則

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嚴則羣小震于摧壓此_臣之

夙夜憂懼者三也_臣抱此憂懼之衷兼遘災危

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于時積累精誠又

無由感通于

上此_臣所以內愧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也

皇上幸垂省臣言上

軫天變下

恤民艱

亟修朝講之儀

早定儲闈之議自餘

寬政次第施行卽禡_臣官是_臣之說效也_臣有何辱

若徒

留_臣充位而已_臣犬馬微誠不克究宣仍復竊祿苟

容以妨賢路臣罪彌重臣昧死再懇

天恩將臣罷歸田里庶可以消弭災變慰安人心臣
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第三疏

謹題臣頃再疏乞休未蒙

聖斷席藁待命正切怔營今日伏聞

聖駕出朝爰自大小臣工下至輿廝走卒無不歡欣
踴躍望車馬之塵而喜色聞鐘鼓之聲而動容
乃臣偃蹇之踪適在

譴訶之域夢徒驚于視夜身竟阻于瞻

天未卽違離尚覺

雲霄之近一經

臨照頓回

日月之光

帝德維新不崇朝而譽宣四表愚忠可采卽三黜而
榮並九遷伏冀

曠恩俯從微懇

特罷歸于田里免詒玷于

朝行臣無任懽感祈望之至

給假調理疏

謹奏為感患宿疾不能赴

閣乞

恩給假調理事本日該文書官李相口傳

聖旨著內閣傳與王閣老便到閣辦事臣聞

命自

天不勝感激即當匍匐趨

朝勉供職事緣臣具疏自陳未蒙

聖旨止在席案之時况昨日

聖駕臨朝未獲隨班尤切向隅之恨加以憂思過度

驚悸傷心鬱火上炎宿痾暴作見今委頓

羸憊不支此殆臣福盡災生之辰命畢緣官

日也謹此伏枕哀鳴上干

慈憫將臣亟

賜罷免俾得生還或暫

賜假期准容調治臣無任戰慄控籲之至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謹奏為感謝

天恩事該臣以患病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

欽遣

御前牌子陳朝齋

賜_臣鮮猪一口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

十瓶到_臣私寓_臣謹扶掖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竊念_臣本以勞疾殘軀浸淫滯疾出

山之日已狼狽而不知升

朝以來覺虺隤之彌甚會恒暘而不雨莫分

雲漢之憂心憚暑以如熏卒邁陰陽之患爰杜門而

請告正仰屋以呻吟驚傳中使之臨紛昇

尚方之惠兼牢美粢侈无物于庖廚旨酒嘉蔬藹

苾芬于尊俎儼

公及其咫尺無能正席而嘗有起息于須臾獨

牀以泣精魂耿耿結寧忘參養之恩骸骨乞還早

望

生全之澤_臣無任感激荷戴之至

乞骸疏

謹奏爲滯疾難痊乞

恩放歸田里以延殘喘事_臣頃以患病給假伏蒙

聖恩准_臣調理仍

頒賜猪羊酒米瓜茄等物_臣感激

慈惠委身醫藥固冀_臣叔濟禱之效仰答

生全之恩此臣之至幸也乃今旬日以來憂生之念愈危而心火愈熾攻疾之藥愈力而脾土愈傷飲食下而卽停滯成關格形神離而不屬是處頑磨當盛夏以猶寒或通宵而少寐不但臣自憐其困篤非鍼石之可投卽醫亦訝其沉綿謂歲月之難保也蓋臣福量本淺淺則滿而易傾病根已深深則滯而難拔及今休退尚可望其生還倘復遷延將恐上辜

恩造况

無處密勿之地一日二日

萬幾殷鑒官未可以暫虛乃

宵衣勤勵之時一

朝再朝屢策不前心曷安于偃臥伏望

皇上憐臣

臣

淹病勢已侵尋察

臣

苦衷詞非推託早

准休致容假息于丘樊別簡名賢俾分猷于

帷幄庶輔相得人而重可無充位之羞微臣處已而安獲免妨賢之僂臣無任伏枕哀鳴控籲之至

溫旨眷留謝疏

謹奏爲感奉

恩綸力疾陳謝并抒愚悃事該臣以患病在告具疏乞骸伏奉

聖旨卿方憂國獻忠正合盡心匡濟豈可引疾乞休宜卽出輔理以副倚任毋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竊自念草土殘人久甘淪棄謬蒙

恩造拔至周行夙夜積思誓捐糜此身仰酬

知遇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乃升

朝一歲上之無以輔相

德義抒致

上之忠下之無以裨贊猷爲佐匡時之略臣虛庸不

任之狀已見於此矣會時亢旱引罪乞休未卽

從旋嬰疾杜門奄踰一月臥蓐亦已經旬偃仰

私居久曠

閣直臣羸憊不支之狀又見於此矣由前言之失

職當罷由今言之抱病更當罷固未有未病而

求去已病而反留者也况頃

皇上宵衣聽政

御幄再臨而臣不獲隨仗下之班

手救恤災

德音四達而臣不獲預帷中之議是

皇上有轉圜之度臣將順之未周

皇上有求瘼之懷而臣助宣之無序臣愚戇淺陋之

罪又見於此矣

皇上幸寬譴斥復

賜眷留且

嘉其憂國之誠謂有獻忠之志

勛之盡心匡濟効輔理之勤戒其引疾再辭副

倚任之重臣捧讀神竦感激涕零自惟樗桴之材曷

勝

褒飾駑疲之力久怯驅馳情莫遂于乞骸勢必至于

折足此所以旁皇趑趄懼前愆之莫贖慶後効
之難期也顧身輕

命重豈再四之敢辭但神憤形羸非旦夕之可出倘

少寬于時日或勉竭于支持更願

皇上

勵精匪懈

受諫能容

擴一念之憂勤慎其終務如其始

集衆思之獻替用其身必行其言臣無任感激祈望

之至

請宣諭三輔臣揭

謹題今早文書官李文輔

發下首輔臣時行本令臣擬票臣昨與同官臣錫

爵曾具揭請

發主事蔡時鼎等論時行疏至今未蒙

明示未敢擅擬獨念臣猥以謏庸參聯

內閣向來

閣務寔賴三臣在前臣時行總持其綱臣國臣錫

爵分理其緒臣是以得蒙成處伏掩拙藏疎頓

因特行與國辭次杜門殆將兩月止有錫爵以

臣在閣重任併負已學之不勝而錫爵忽于昨日

又復不入樞機要地遺臣一人

發下本章無論事體茫然莫知擬議而顧瞻

禁直寂閭蕭條有臣若無成何景象據三臣所以

不出在時行與國則因人言屢至

國是未明在錫爵則因

儲位又虛

國本未定律以大臣之義雖無所逃原其求去之

心良有所激蓋人主所託以繼體者莫如元子

故諭教貴蚤所賴以共治者莫如輔臣故信任

貴專

皇上于

元子亦既

明示其長幼之序矣乃廷臣屢請

冊立未卽

允從反責其求榮賣直在

皇上若欲少待時月而百官萬姓因

聖意之久不決也輒造妄傳訛猜議橫起錫爵見以

爲

社稷安危所繫故不得不以去就爭所謂涕泣而道

一惓惓忠

君愛

國之至情也豈得已哉

皇上于輔臣向嘗

面諭以股肱之託矣乃小臣屢疏譏評未卽

剖決槩置之停閣不行在

皇上若欲悉屏煩囂而後進小生因諸疏之留不下

也將乘間抵隙侮玩愈滋時行等以爲

主心疑信難明故不得不以骸骨請所謂諧言則退

一惓惓憂讒畏譏之苦抱也亦豈得已者哉

皇上誠察三臣迫切之衷
念一體相成之誼

廻旋聖慮

霈發德音

遣官慰諭三臣趣令卽日起

閣相與

咨謀大計鎮戢羣囂務使

國本不搖人心翕定庶幾彰

皇上優禮輔臣之體副臣民遠邇屬望之情不然三
臣求去之章陳乞未已章章裁報日日慰留不

惟

旨意頻繁有勞

批答而

閣務叢委疇克贊襄臣不揣僭踰恭擬

聖諭一道連首輔時行及次輔國原本一併上

進伏惟

皇上裁定

遣命鴻臚寺官傳諭施行臣不勝懸跂待

命之至

請冊立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

發下首輔時行及次輔國錫爵各謝

恩疏命臣票擬臣謹遵依崇

進隨蒙文書官李文輔將時行本

發下而國與錫爵本未蒙

發出臣竊思三本同時票上而有發有不發意者

國與錫爵本中有請

冊儲宮之說也夫

冊儲之請非獨二臣所當請亦臣所當請也請之

而

皇上不從非獨二臣當去即亦當去也抑非獨臣

當請臣當去也自大小臣工凡請于

皇上而不得者蓋無不有求去之念矣昨者

皇上于九卿之請則

嚴旨切責于禮部之請則奪俸三月百僚庶寮無不

悵然失望惕然寒心者也特

皇上處深宮之中不及見外面人情搖搖景象耳今

九卿不敢復瀆禮部不敢復爭惟臣等二三閣

臣忝受

皇上股肱腹心之託言猶得進計或可行乃於臣等

言復不見納臣等而下誰敢復言誰何所言
皇上乃聽誠使

皇上不聽臣下即可無言臣等何樂強聒顧臣等不
言言者方多言者愈多

聖怒愈甚

聖怒不解羣疑轉深哓哓之爭何時而已臣爲此懼
故於二臣本中俱擬票云

冊儲事諭旨甚明蓋因昨

聖諭中有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之語也卽如

聖諭候旨舉行臣等猶恐時日遷延未能久俟豈有

併此

諭旨亦復遲疑者哉臣謹披瀝愚誠上干

聰聽乞將二臣本及早

發下以安二臣之心令其亟出待首輔時行到閣

仍容臣等具揭恭請

皇上定擬

冊立

豫教之期庶使大小臣工驚相嘆服仰見

皇上所以

詰責九卿禮部原無他意蓋不欲催之以激聒而欲

斷之以從容不欲部寺臺省雜議于

外庭而欲與二三閣臣決策于

帷幄也豈非

大聖人之識略迥出尋常萬萬者哉不然臣等以屢

疏爭之而不得者以一去塞責而有餘而

皇上所與共圖

宗社之大計者臣不知當待之何日而決之何人也

臣不勝涕泣懇祈之至

第二揭

謹題臣昨因次輔國錫爵各謝

恩未下臣竊意二臣之疏並爲請

冊元儲而臣所擬票帖有

諭旨甚明之語或未當

聖意遂致

留中因敢具揭塵瀆伏蒙

皇上省納臣言將二臣疏從臣擬票同時

發出且

特賜

御札諭臣仰荷

宸聰垂鑒

聖度轉圜臣不勝欣戴不勝佩服臣恭繹

聖諭以臣等爲輔弼大臣受股肱重任欲臣等傳示聖意以釋衆惑分析羣言以解搖亂臣等備員

禁近感承

皇上眷倚至恩以分而言則輔導

善誼者臣等之本職也以情而言則奉揚

休美者臣等之至願也

皇上一言之善一政之得則臣等與其光榮一言之

違一政之失則臣等均其耻辱臣等豈不欲宣

示

德行使諸司誦聖四海稱明化疑惑爲信從鎮搖亂

爲寧壹而臣等亦與有榮譽哉願事有關於

宗社之大計非臣等一肩背之敢擔議有出于億兆

之同然非臣等一口舌之能定則正今日

冊儲之典是也當萬曆十四年諸臣嘗以爲請矣

而

皇上不許也將言者重罪之今五年矣諸臣以爲請

皇上又不許也而又重罪之夫請之而不許臣下已

不能無疑不許而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

而搖亂之所以益衆也臣等于此時豈但不能

傳示

聖意以釋衆惑以解搖亂而身爲輔弼之臣不能勸上早定大計方且爲衆所疑爲衆所詆安有身在疑惑搖亂之中而能定羣下之疑惑搖亂者哉下既不能逃責于百司上又不能得請于

君父勢不得不以去就引決股肱大義犬馬至情誠非得已敢以去留之術要挾

君上哉夫欲釋衆疑莫若

大信之早全欲解搖亂莫若

聖志之早定雖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欲過十歲則

似太遲臣謹遵

諭旨傳示二臣趣令入閣辦事待時行到閣再容臣

等恭請

宸斷臣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第三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浚到閣口傳

聖諭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

立欽此臣伏奉

聖旨竊奉

皇上

燕詒之謀已定萬年之計

冊立之舉不出一歲之間羣臣累疏請之而未諧
皇上片言決之而已確臣等不勝歡忭不勝蹈舞宜
卽傳示

聖意徧諭諸司第又思之數年以來兩京部寺臺省
諸臣所以連章累牘請

冊元儲不避瀆擾之罪者正以

元儲漸長

冊禮未成雖云候

旨舉行而未

示的確之期年復一年日延一日此羣情之所以搖
惑而請乞所以頻繁也今

元良之建斷自

宸衷

冊立之期擬於來歲

聖心一定臣下幸

成命之可守皆當喜色以懽傳明冬適臨臣下幸

大禮之將行皆當誦指而拱俟此不待禁其瀆擾而

自然無言之可瀆無事之可擾矣臣恭奉

德音欣承

休美祗恐口傳

天語宣布未周不如

皇上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

皇上覽裁發下禮部施行所有再來竇擾直待十五

歲方冊之說容臣默示

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如此

聖諭益切

聖德益光儻此

諭一出而諸臣再有竇擾者臣當正伏欺誣之罪焉

臣不勝慶忭對揚之至

第四揭借同官上

謹題昨二十八日該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諭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竇擾便

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竇擾直待十五歲冊

立欽此臣等恭擬

傳帖一道進

上隨蒙

皇上復遣文書官李浚到閣

宣諭臣等札子不必用只須口傳着明年傳各衙門

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再有竇擾者定如前
旨待十五歲欽此_臣等不勝欣喜遵奉即日傳示
部科訖_臣等又慮恐大小諸臣不能盡曉
聖意倘萬一再有激擾致取遲延是_臣不能奉宣
德音耽誤

大典之罪也因復面會禮部三臣備宣

聖意三臣皆懽然舉手仰頌

皇上明聖曰誠如

聖諭誰敢復有激擾者哉下至百僚庶寮六軍萬姓
嘖嘖妄議之口咸化爲謳歌洵洵搖亂之情悉

歸于鎮定矣從此

宸聰靚密絕無煩聒之干

聖志清寧安享和平之福豈非神人胥悅之會

宗社無疆之庥哉_臣等謹恭報

成命仰紆

聖懷兼陳謝悃伏望

皇上計周根本教始宮闈

堅大信于四時衍鴻圖于億載_臣等不勝抃舞祝

願之至

請票三輔臣本揭

謹題臣本資識愚庸才力綿薄在閣年淺事體生疎偶值同官三臣相繼

請告臣單身守

直承辦文書章牘至前惶惑靡措出則造問首輔時行乃知其首尾入則檢尋中書故牒始得其根因旬日以來竭廢殊甚代斲已見其傷手扛鼎漸至于絕筋臣犬馬顛濟誠不足恤而致萬幾叢脞庶績其墮滋玩愒于諸司詒

憂勞于

君父此臣之所夙夜悚懼寢食不遑者也夫一郡一

邑之官猶尚有長有貳一都一鄙之役亦必有正有陪豈有天下之大

萬乘之尊可使輔弼缺人四隣虛位也哉幸昨聖諭傳宣人心翕定正

官府清寧之日

君臣相悅之時同官三臣俱各瞻戀

皇慈早晚畢出但時行因有南京主事蔡時鼎司業劉應秋御史章守誠各本未下尚欲辯明而次輔國乞霽本錫爵謝

恩本亦尚留中不免延候懇乞

皇上俯念

內閣重地股肱大臣不宜久曠將前本一併

發下容臣票擬上取

聖裁趣令亟出庶贊襄有賴

信任彌光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

回口傳聖諭揭借同官上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到閣口傳

聖旨冊立之事只傳與先生每先生是股肱大臣如何傳與各衙門瀆校自十四年起至今屢屢未止該部回甚麼話別的話如何不回爲臣的疑上爲

上的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之後不許貽擢

欽此臣等不勝惶懼不勝悚惕竊念臣等備員

禁近仰見

淵衷純一

聖度光明真如

天日照臨萬邦共睹原無纖芥可疑止因

冊立一事

奏請未從遂致訛議橫生煩曉蚤起自萬曆十四

年以至今日無時暫靜不但

聖聰厭其激聒臣等亦慮其觸忤苟可以分析羣

言解釋搖亂_臣等恨不能焦唇敝舌以置辯剖
心析肝以相明也第

聖意未宣空言無據人心不定瀆擾仍來_臣等安能
以二三人之說詞破千萬人之愚惑幸蒙

聖謨獨斷

天語傳宣以_臣等爲股肱大臣

特示之以

腹心密議_臣等祇承

嘉命敢卽輕傳顧竊念羣情搖惑原以

聖意之未定也

聖意既定則疑貳自消衆議紛紜原以

冊立之無期也

冊立有期則紛擾自息_臣等爲諸司搖惑慮則不
得不傳爲

聖心觸忤慮則不得不傳爲

宗社大計

明斷盛美乃傳之四海而頌

聖書之史冊而有光者則尤不忍不傳也據部科回
話雖若瀆陳而一念忠誠實存將順

皇上旣已布大信于天下諸臣何敢復懷疑貳之心

哉伏望

皇上大度寬容元和珍燮勿以臣等奉宣無狀遂介宸衷庶鬱火漸平

康禧茂集臣等無任戰慄引罪之至

給假調理疏

謹奏爲感患痰厥給假調理事臣素患痰火舉發無時昨因感冒風寒誤用表藥忽于初五日申時出閣回寓陡發寒顛倒地不醒四肢厥冷移時始甦伏乞

天恩憐憫准假調理犬馬病軀不勝感激祈懇之至

謝賜猪羊酒米疏

謹奏爲感謝

天恩事該臣以患病乞假調理伏蒙

欽遣

御前牌子鄭斌齋

賜臣鮮猪一口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

十瓶到臣私寓臣謹於臥榻叩頭祇領訖竊念

臣擁腫賤材支離病骨兩年竊祿力靡効於絲

毫百計憂生身屢試於鍼石頃一仆而不起幸

垂絕而復甦游息僅延將永負

生成之德

皇慈曲軫乃

勤施培植之恩

遣中使以敦臨

詔大官而亟餽若牢若醴惠並出于

天庖一粒一蔬珍悉分于

御廩醲鮮備物虛餒乘時匍匐登嘉乍得三咽之

力淋漓飯歎寧誇七發之談雖飀腹易盈知屬

饜之既久而

鴻慈湛渥覺報稱之彌艱鼎餽覆公薄技業窮於今

日壺殮得士微勞願畢於來生臣無任感激銘

戴之至

謝病疏

謹奏為病勢沉篤痊可難期乞

恩准放生還事項臣以感患瘵厥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頒賜豬羊酒米等物臣仰戴

皇慈俯惜軀命延醫數輩療治百方恨不能應手而

痊尅期卽起苟綿犬馬之餘日勉臣奔走之微

勞也奈何福盡數窮災深病痼始初昏暈仆地

迷不知人誠不敢望有今日乃今游息雖屬元

陽已枯內則臟腑虛寒臍腹絞痛外則肢體麻木手足不隨即臥蓐之上展轉已難况下牀而行安能動履病勢沉篤如此殆盧扁所不能治造化所不能仁者也頃者恭遇

聖母萬壽聖節臣不能勉隨班列祝

燕喜之禧時下冬至昌辰臣復不能匍匐堦墀

履端之慶既積曠官之罪兼叢廢禮之愆此臣所以據榻推心徬徨悚仄燥火爲之塞胸惶汗因而浹踵者也及今罷去尚可生返鄉間少淹日時懼且委棄道路用是直陳危苦哀懇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憐蠅蟻之急早

賜骸骨俾得歸正首丘結草銜環敢忘

恩造臣無任迫切祈控之至

見朝揭

謹題臣頃感患宿疾伏蒙

賜假調理及乞骸求去又蒙

溫旨慰留戴

高厚之恩亦知奮勵撫衰頹之骨終苦支持委頓望
牀奄踰旬月勉資醫藥幸苟須臾仰荷

生成安敢偷惰謹于本日恭詣

午門前見

朝行禮隨到閣辦事訖

天顏咫尺不獲瞻承臣無任感激依戀之至

辭訓錄成加銜疏

謹奏爲無勞冒

恩披誠辭免事項蒙

聖諭

勅吏部茲進累朝

訓錄內閣輔臣効有勤勞元輔時行着加大師餘官

如故仍廕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加少師錫爵加

少傅家屏加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

得誥命如敕命行欽此該臣等累疏懇辭乃

綸音未回部咨已至臣誠不勝慚愧不勝悚仄竊惟

聖王馭世爵人而人以為榮者其命德公也賞

人而人以為勸者其論功當也使或官不擇德

則名器襲而得之不足爲榮賞不程勞則恩澤

濫而觀者莫知所勸此鷓梁所以致刺羊胃所

以詒譏者也臣謏劣無能曠錄多咎姑未遑悉

卽如

累朝訓錄

列聖之謨烈昭垂雖云浩汗

一代之成書具在無俟編摩于時首奉

德音將順

皇上作求之孝者同官三臣也彙成鉅典宣昭

皇上繼述之休者亦同官三臣也在三臣始終其事

猶不敢冒以爲功况臣出山之時適當開局之

後手未嘗一披縹緗之帙目未嘗一涉點畫之

文豕亥莫正其訛甲乙未詳其類能薄于筐篋

之吏勞微于竿牘之夫而乃坐尸無事之功忝

預

非常之渥自匪頑如木石全無羞惡之心當必惕若

淵冰凜有顛躓之懼此臣所以偃僂遜避同于

三臣而循省忸怩加之百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非爲虛語

亟收嚴命以待有功庶名器重而

上無濫施之恩分義安而下釋僥冒之愧矣臣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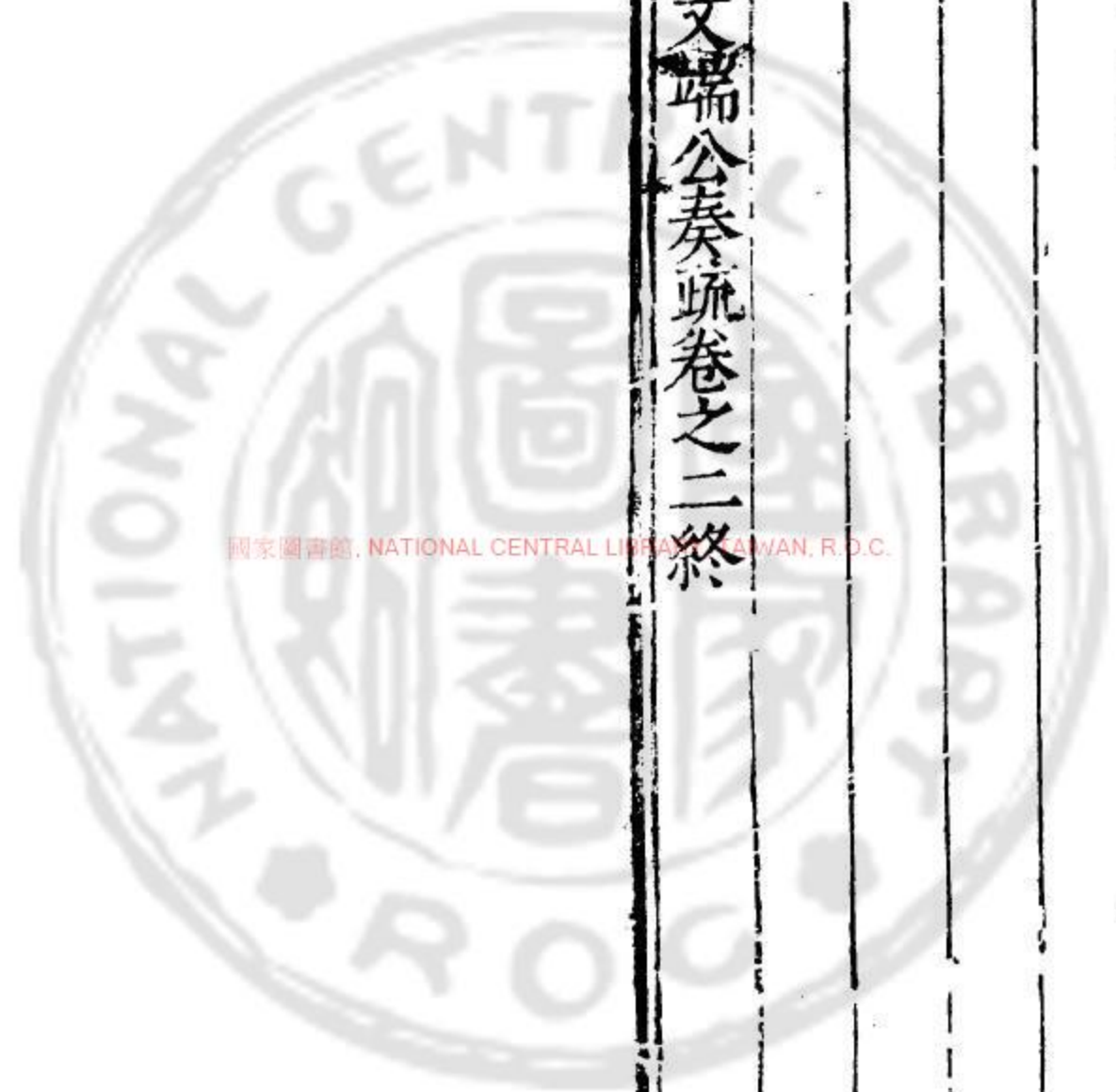
戰慄悚惶之至

奏疏

卷之二

三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二終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三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為同官請給假省親揭

借二輔上

謹題昨該同官錫爵以母病乞歸伏蒙

皇上溫旨勉留且

特賜手札遣官慰諭臣等私相感誦以為

皇上眷倚錫爵優異如此不但錫爵當竭節酬

知即臣等亦宜淬志自勵者也即日同詣錫爵私寓

勸令即出以稱



上德意錫爵感激流涕與臣等言亦知

殊恩難報大義莫逃第八十老親經時臥病風燭之

慮未忍盡言倘歸侍無期悵恨何及語畢涕淚

被面臣等亦皆惻然動容不能復為解說矣昨

聞其家信續至母病漸增故今再疏乞歸情詞

愈迫臣等竊詳其疏乞假省親與乞身求去者

輕重固為有間而省親危迫之際與省親安平

之時者緩急又自不同似應

俯順孝誠暫容請假倘謂前限五月嫌於大寬或量

改三月差官守候趣令如限前來則單騎適往

于情既得以暫伸趣駕還朝國事亦不至于久

曠矣但閣臣去留臣等未敢擅便乃擬二票

進呈伏候

御覽裁定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為首輔辯謗揭借同官上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將下首臣申時行乞休

本蓋為僉事李瑄詆誣疏尚未下故其求去甚

力臣等看得首臣在閣十四年事

上最久受

知最深以感

皇上高厚之恩不宜去卽今時事多艱邊患尤亟以大臣委身殉國之義不宜去卽頃

溫綸袞答

手勅慰留不啻再四昨

傳諭部院令其申勅庶官各修職業雖槩爲

國體實專爲首臣以

皇上信任眷留之切不宜去乃今屢疏乞休堅臥不出者豈忍負

上恩而忘臣節哉蓋緣比來世道傾危

朝綱頽壞卽首臣爲人

上所素知翼翼小心孜孜爲

國忠誠廉介周慎包容而浮薄之士乃益恣蕘斐之奸附和之徒遂競成鬼域之黨席未煖而遽撤戶方闢而又肩其受侮亦已甚矣其情事亦良苦矣至今瑄疏尚未發下竟不知其疏何言所言何事臣等亦爲憂疑莫決憤惋不平竊念人臣北面而事

君雖無論尊卑內外但

朝廷之上自有紀綱位宇之間自有體統以時行

之事

皇上與瑄孰深以時行之總百官與瑄孰重若瑄可
以言則何人不可言瑄之言可信則何人之言
不可信雖

皇上照臨如日月不為浮言動搖

涵納如滄溟不使讒說流布而羣小工于窺伺易生

揣摩彼見不蒙

處分愈加輕侮則時行雖有戀

工之誠欲不去而不可得矣伏望

皇上審辨忠讒

早賜裁斷將以首臣為當去乎宜聖

示保全之旨以完

君臣始終之義將以首臣為可留乎乞將李瑄本特

賜檢發使人昭然辯其罪狀之有無曉然明其心迹

之邪正不宜泯泯沒已也臣等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無更冊期揭借同官

謹題臣等竊惟

冊儲大典前已恭奉

德音於明春舉行不許諸臣激擾故一歲以來大小

臣工咸遵守

成命肅然無敢譁者不意工部主事張有德偶以造辦錢糧係其職掌陡然具疏

奏請臣等正恐干冒

宸嚴有妨

大典不得已亦具一揭上進意謂臣等之揭可備

上裁則有德所言不煩省覽詎意部臣既失之輕率而臣等又欠于周詳致拂

聖衷特蒙

詰責將

冊期改于二十一年臣等戰兢震越殆無所容豈敢復有陳說第臣等淺陋止以秋冬將近正當傳辦錢糧之期何知

聖慮所存有過

聖節舉行之意誠知

皇上有此美意臣等方將順之不遑豈煩詞之敢瀆在臣等輕率奏擾於罪本無所逃但

皇上

成命已頒

大信豈容或爽若因臣等之請遂更

冊立之期則大小臣工所累疏勸之而不足以
臣
等一疏壞之而有餘求速而反遲將行而忽止
臣
等不但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

宗社而得罪于中外臣民二十後世亦不淺矣伏望
皇上憫臣等愚昧

特霽嚴威念

大典久虛難稽歲月復申前者候明春之
命踐今者過

壽節之言仍准于二十年行

宣示臣等遵守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請定冊期以留輔臣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到閣伏蒙

發下首輔臣申時行次輔臣許國乞休本

命臣擬票臣看詳二臣疏詞皆因明春

冊立一事勸請未諧以致羣口哢哢疑謗蜂起此

二臣所以不安其位而求去也臣念此事數年

之間兩京大小臣工奏請非一人仰望非一日

矣自臣去冬守閣恭奉

聖諭定以今冬造辦錢糧明春舉行

冊立傳示諸臣勿復聒擾以此一年以來肅然無
譁頗覺安靜不意主事張有德冒昧瀆

奏干犯

宸嚴致改

冊期移于次歲於是羣情驚惑猜議橫生成歸怨
二臣謂臣國不宜輕率

奏請于前臣時行不宜宛曲依違于後且謂二臣
志意不協彼此相戕若羅大紘胡汝寧黃正賓
等疏是也夫二臣揭有先後心無異同總期于
感格

聖衷贊成

盛典而已乃今揣摩百出誣讒多端雖

皇上已懲妄言之罪終非所以安二臣之心也蓋羣
輩所以攻排二臣者不在其兩人嫌忌之間而
在于

皇儲冊立之典

冊期不復則疑謬入於疑謬無可解之時則二臣
無可出之日

皇上縱欲嚴刑峻法

紘退一羅大
黃正賓去一黃正賓來

皇上亦安能日久而

厲懲戒之威日久而

降眷留之旨乎臣愚不揣孤陋吐竭忠言望乞

皇上循省初心

堅持大信仍將

冊立大典定擬來春庶

明諭朝宣羣幕夕寢二臣聞

命而卽出百官翹首而均權矣若徒照常擬票臣恐

皇上之留旨雖頻二臣之

奏乞未已無論閣務委積非臣獨力能當卽

臣雷和凝貳朕豈不怒自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

保國卿等今各爲身謀不爲國計意欲高蹈置

孤立則天下國家萬民庶政望誰理乎忠君者顧

如是乎事君者抑如是乎昨家屏在閣今日陡然

有疾冊立之事昨已明白傳示父子至情豈不在

心今四方多事閣務繁重卿等宜遵屢旨亟卽出

入閣共成康濟勿得再有托陳卿等其欽承之故

諭還着吏部傳示朕意欽此該吏部尚書陸光祖

到臣私寓恭捧

宣示緣臣病不能與伏祝聖體謝

恩訖伏念臣叅聯

禁近忝沐

殊恩循揣虛庸慙乏寸効術旣疎于格

主才更詘於匡時偶因

冊立之期曾奉

傳宣之命猥欲贊成乎

盛事不圖拂逆于

上心誤

大典以憂惶感宿痾而委頓方申哀控獲蒙

賜假之恩隨荷

卷存特

需敷言之訓昨日在閣而今有疾迹誠莫追于

嚴誅不爲

國計而爲身謀念何敢萌乎高蹈

宸章渙錫誦服知榮天宰敦臨趨承恐後苟職分之

可盡忍自外于協和卽時事之多艱當共圖于

康濟第

宗社大計早定則國本不可搖

父子至情豫全則衆口不能間尚有望于

決策非徒

奏疏
念之在心意

聖度不難于轉圜豈臣愚敢安于臥蓐臣不勝感恩
激切之至

乞與次輔並免疏

謹奏爲傳

旨不實致誤羣僚乞

恩槩賜罷歸以塞衆望事臣方以患病在假調理忽

於今早接得同官臣許國一本爲衰庸不厭衆
望四懇

天恩特賜骸骨事奉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有定議小臣激阻卿爲次輔

當調停度處反爲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

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

卿旣稱疾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

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驚悚不

勝震慄切念閣臣輔導誼均一體有罪斥罰不

宜異同臣與國並廟

機庭協襄政務卽頃

冊立之事國與臣居平商議數矣國始具揭時臣

寔贊之屬草揭旣具臣寔與之連名其始謀同

也上揭之日適值主事張有德疏至初恐事勢
促迫尚在逡巡已見事機湊合難復延緩其從
小臣之後附和同也既冒

天威致塵

譴責不思調停度處從容轉旋徒以

雨霆震驚不遑寧息遂引罪自劾移疾求歸以致庶
政壅滯其耽誤閣事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與
國同則罰不應與國異今國既荷

聖恩准其回籍乃臣未蒙

罷斥尚此死全在

國體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于倖免况國今日
之所請本臣前歲之所傳臣前奉

德音業有

成命國等不過遵

皇上之大信訂

冊立之定期事匪無端言實有自今國等過聽臣

傳宣之言遂干

上激聒之怒則所以誤國于有罪之地者始終皆臣
之爲也臣不

傳宣于前國何據以爲請臣不憊憊于後國之請

必不堅由此觀之誤國于罪者非臣而誰且臣非獨誤國一人而已自傳

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

上譴責從此爭議愈衆

譴斥愈多則何莫非臣

傳宣之不實誤之也又不獨誤大小臣僚而已以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復搖以冊立之吉期既屆而復改所以誤

宗社之大計者亦由臣

傳宣之不實致之也然則臣之罪不但當與國同罷雖

加以斧鉞竄諸遐荒猶未足以安

九廟之神靈快四方之觥望也臣憂危並至殃咎兼

摧委頓臣牀喘息僅屬謹伏枕力疾披控血誠伏乞

皇上垂憫迷寘兼察衰憊將國留用放臣早還或並賜罷歸俾分任罪戾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謝遣鴻臚宣諭疏

謹奏爲欽奉

宣諭恭陳謝悃事本月十二日伏蒙

聖諭近來小人狂肆不遵前旨阻撓國事元輔近因
儉邪小輩假以建言傾陷成風朋謀攻擊以致羈
滯憂疾朕屢諭未出視事昨令鴻臚官又催促奏
以感冒風寒是以暫准調理其二輔因見要不遂
意懇稱痿疾特准回籍調理只今內外章奏每日
朕自親覽應行的朕自批發其中邊方重務品階
官員要緊文書自初六日至今堆積盈几是朕孤

立於上卿可忍乎孰不忍乎書云君逸臣勞用臣
猶子代父卿逸臥在家心可安乎身可安乎卿前
有疾近聞稍瘳着鴻臚寺官宣示朕意着遵旨攜
餌扶掖入閣辦事以慰眷懷庶政務不致廢墜
贊有賴毋再有托陳以曠治理欽哉故諭欽此該
鴻臚寺卿楊宗仲恭捧到臣私寓

宣讀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承

命訖伏念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大義本無所逃臣
代君勞如子代父勞至情尤不容已臣雖性資

愚昧未明

天地之常經然而

恩遇優隆寔感

乾坤之洪造前後在閣計已五載有餘出入循規何敢一日偷惰止緣頃者勸請

冊立未協

上心以致疑謗紛紛橫生物議臣內既不能贊襄乎聖斷外又不能鎮戢乎羣僚察友被構而無計解紱機務積勞而莫能剴剖是以憂惶交至寢食俱妨用精力之不支故疾疢之驟作勢不得不

請假而調攝也乃不圖元輔以羈憂在告未卽出門次輔以痿疾乞休特

准回籍遂致內外章奏堆積充滿于公車緊要文書批發悉煩于

聖覽據臣誤國之罪奚逃曠職之刑荷

宣諭之自天誠措躬而無地第疴積病骨雖若軟於代勞犬馬賤軀何敢耽于逸臥臣可忍孰不可忍凜焉

一字之誅心可安身不可安惕若

十行之札臣敢不祗承

諭戒肅奉

訓詞乘沉痾之稍瘳攜藥餌而卽出庶力辦乎
政務以仰慰於

眷懷敢復托陳久虛弼贊惟是輔臣忠於任事不獨

在簿書筐篋之間

聖主逸于任人當深惟

宗祧本根之計倘數

假之詞色其何愛于髮膚所有

頒賜手諭容臣尊藏以爲鎮家之寶其報名

朝見定於一二日內以遵入閣之期臣不勝感激

瞻荷之至

請留首輔疏

謹奏爲時事多艱

閣務積滯懇乞

留任首輔以重政本事臣昨恭奉

宣諭方擬報名

朝見入閣辦事間忽接首輔申時行一本爲久病

曠官憂危日甚十一懇

恩放歸田里以全餘生事奉

聖旨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可之目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驚遽惶悚切念

密勿重地軍國繁機往者四輔備員僅能辦理自頃首輔時行以煩言排詆註籍乞休數月以來機務積勞頓覺叢脞臣與次輔國方朝夕督趣時行望其早出共襄

不意國事蒙

恩以去時行亦卽得

請而歸不三日間而二臣相繼謝政卽在承平無事之日輔弼不可缺人况當艱難多故之時老成豈容輕去卽今南倭北虜烽羽騰傳水潦連噴災傷疊奏是惟時行資識敏練尚可以臣拏器度冲夷尚可以變調緩急如臣既難以一身而勝辦理之勞卽得臣何能以倉猝而奏剴裁之效三公並罷樞軸之地爲空一老不遺股肱之臣安在伏望

皇上念

朝廷舉動繫四海觀瞻大臣去留關
國政理亂亟

諭首輔勉抑遜思俟四方稍寧再圖高致朝省幸甚

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見朝揭

謹題臣偶感宿痾致停

閣務

賜假調攝已逾數日之期

奉諭傳宣特奉

名之札恪遵

嚴命勲策衰軀謹扶掖以趨

朝庶拮据而供職于今早恭詣

守門前

廷謝禮畢到閣辦事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題新輔臣職銜揭

謹題今日蒙

發下首輔臣申時行推舉閣臣本內

御筆點用趙志臯張位臣看得二臣器識端亮學術

醇深才品並優人望久屬茲蒙

皇上簡自

聖斷拔置中司

主德允賴于弼諧相道有光于夢卜即至愚極陋

之質亦得同心共濟之賢誠不勝慶忭不勝欽

服第二臣資敘微有淺深加陞職銜相應酌擬

查得近例入閣諸臣如特行與馬自強臣愚之

與王錫爵或以尚書或以侍郎官銜各異臣擬

得趙志臯陞禮部尚書張位陞吏部左侍郎並

兼東閣大學士謹擬

勅稿進覽伏惟

聖裁施行

請敦趣給假輔臣還朝揭

謹題臣竊惟

內閣本樞機之重地輔弼為股肱之近臣參佐固

貴于得人表率尤資于碩望臣猥以一介叨陪

四隣向恃三臣在前循行逐隊因得息肩處逸

袖手蒙成乃自同官臣錫爵以乞假省親頃者

臣時行臣國又以養病回籍

禁廬遂至于空虛章牘不勝其紛委雖已奉有

簡命增置閣臣臣位尚在原籍江西未能猝至卽臣
志早到閣與臣纔只兩人而已朝夕共事固幸
有所咨謀領袖乏人終莫爲之提挈思得臣錫
爵鼎衡重器柱石貞標又虛

側席之懷深繫具瞻之望今其假期旣滿母病已痊
當此

朝廷多事之時似非家鄉久住之日伏乞

皇上特頒優詔亟

遣專官趣令遵限赴京紆謀贊政庶

明綱爲之振肅而

主勢彌尊

國是賴以主持而人心允服伏惟

聖明裁斷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票禮部尚書于慎行乞骸本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到閣

發下禮部尚書于慎行本爲九懇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臣看得本官問學醇深器資

端謹向侍

講幄啓沃多勞自擢禮曹靖共匪懈方當勉酬

知遇懋展猷爲乃因宿疾纏綿私憂迫切屢求休退

委出懇誠雖荷

溫旨眷留令其安心調攝而臥蓐日久職務漸妨宜其展轉不寧控辭愈力也如蒙

皇上憐其淹病非繫托陳望乞

俯從臣擬票

准令回籍調理或當留用未可放歸亦乞

明示

聖意容臣改擬恭請

上裁

聖諭部院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到閣伏蒙

發下

勅諭一道諭吏兵二部都察院朕見近年新進後生得司耳目之職全不秉持公心專以挾私報復妄逞胸臆三五成羣互相攻訐淆亂國政不勝不已是何景象且爲本兵正當鎮靜以寬大夫壘石之圖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前日各衛軍官誼譁近廷是何法紀都本當重處恐傷國體還着吏兵二部都察院一體申飭今後再有這等該部院指名叅來重治必罪

不宥故諭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悚仄切念科道爲耳目之職其持論委宜秉公而兵部乃樞筦之司其馭下委宜鎮靜近來言官爭尚鱗厲類以擿發爲名高本兵痛懲委靡頗以振刷爲任事但糾繩太濫或長攻訐之風操切過嚴不免尅核之議

聖諭謂壘石之岡草木不茂金鐵之溪魚鼈不生誠善喻也第政體不可不寬而

國法亦不可不肅頃各衛員役羣譟禁廷窘辱大臣曾無鈐束如

勅諭所云是何紀法則驕悍之輩有不得不懲疎縱之奸有不容不戢者是又未可盡以擿發爲挾私振刷爲峻厲也但令正直之內常存忠厚之心嚴毅之中無傷寬大之度則公是與公非並著

國法與國體俱伸矣所有

勅諭一道謹令中書謄寫上

進伏惟

聖明頒發施行

奉旨戒諭吏部封還手勅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相到閣蒙

發下御史傅光宅本爲撫鎮更調繁數事口傳

聖意謂近來吏部用人遷轉太頻欲行

降勅宣諭隨蒙文書官劉宣將下

勅稿令臣等觀看臣等捧誦再三仰見

皇上留心吏治

加意官材申久任責成之規戒輕易紛更之擾誠不

勝欽服第吏部之職名曰銓衡其資序定之

中亦不能無斟酌轉移之法才望特著或人地

相宜彼此互更意存器使容有不得不然者竊

見吏部尚書陸光祖老成練達鯁介精嚴其一

念進賢退不肖之心真有孜孜汲汲夙夜匪懈

者但其綜覈太銳故更置稍頻乃其意則爲公

非爲私任怨非任德也

皇上卽欲責使慎重但於其回覆疏中

出一嚴旨彼自當惕然警省將順不遑若

頒降綸音

特加戒諭不惟志意銷阻墮其任事之心將且體貌

摧傷難居表率之地其何以甄敘衆職而壓服

人心也伏望

皇上念係大寮姑

寬嚴督恕其既往之咎開其補過之門庶幾

崇重

天言不至于褻玩保全

國體共荷其

優容矣所有

勅諭一道乞

准停止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乞勘張貞觀論李采非疏

謹奏爲賊餽傳染乞

賜罷行勘以清政本以肅官箴事臣于本月十一日

在閣看閱章奏有閱視山西邊務兵科給事中

張貞觀一本參論原任巡撫李采非指稱餽遺

括取賊罰內云大學士王家屏堅白不滓蓋

皇上所素諒而託言節儀之餽冊開不下數百臣一

見不勝駭愕不勝愧憤伏念臣入仕二十餘年

忝冒冠紳虛糜廩餼曾無尺寸之技可稱于人

絲粟之勞少補于

國此臣之鄙也若乃兢兢檢押之念矻矻砥礪之

操冰鑿白規脂膏有戒則可質之天日盟于鬼

神者為之非向為司道兵備朔州臣之室廬在
 其車下采菲嚴重有體每以鷹鷂自居而臣實
 澹泊無營幸不以大馬見畜此臣與采菲平昔
 之相與也迨其陞任本省巡撫適臣起家入京
 彼曾以書幣賀臣隨以書幣返賀禮既相稱
 費亦無多此臣與采菲兩年之交際也自此之
 外別無私密書札相與往來亦毫無套數禮文
 互為施報而乃虛栽餽遺于冊籍之中分俵贓
 罰于囊橐之外名曰節儀則行之非一次多至
 數百則送之非一人臣誠不審虛庸何以見重

于采菲而拊蕪如此其慙慙賂遺如此其綱緝
 也將謂采菲以臣素望輕微易汙以不潔而楊
 巍名德老成取嚴一介乃亦坐以壽儀之餽則
 何其忍于誣讒也將謂采菲以臣耳目隔遠可
 欺其不知而闕臣躬臨查覈察及秋毫乃尚坐
 以供億之糜則何其拙于彌縫也非其有而取
 之不義人有德而背之不祥臣果接受采菲之
 餽不義之跡固無所逃若既受其餽而又自昧
 其心不祥之名尤臣所耻是不可不一勘者勘
 無其餽可以明采菲居官之不公勘有其餽可

以明采非待士之有禮卽目臣爲不義可也目臣爲不祥可也區區一身之名節敢多辯哉伏望

皇上將臣亟賜罷斥仍行本處巡按御史提問采非家屬按冊覈查追究下落庶可以清政本之地懲貪黷之風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發票留中奏疏揭

謹題臣等看得諸司章奏乃

朝廷政務所關必無留滯于中斯克奉宣于外譬之于水前波不進則後浪不行譬之于絲一縷

欠疏則衆緒難理小事猶堪停緩至大甬有不
容時刻待者豈可耽延近臣猶便

奏催若遠臣有阻隔萬里外者豈勝懸候小望

皇上

垂神機務於凡一切章奏或已入而未票者

早賜臣等票擬或已票而未發者

亟從

御前發行其或有事體差錯及臣等票擬未當者乞

皇上明示可否如某人爲是某人爲非某事從輕某

事從重容臣等遵

旨擬票上請

聖裁則政無停機說可以彰

剛斷之美而事無膠縠且可以免叢脞之虞矣如近
者吏部覆雲南巡撫吳定乞休本覆湖廣巡撫
李楨叅官本戶部覆

潞府莊房租課本兵科叅五府及郎中張國璽首
事債事本皆事體重大未蒙

發行并乞

皇上覽裁

早賜批發臣等不勝祈望延候之至

又

謹題近該吏兵二部及都察院因御史傅光宅
論其輕率更調差次未明各具本辯白又定國

公徐文壁因科臣論其教使衛官聚譟

禁庭亦具本自陳臣等俱各遵奉擬票以

進連日未蒙

發下臣等看得

國是宜明

國體宜正傳御史論吏兵二部更調輕率其言則
是故臣等於吏兵二部本擬

旨責戒以勵其後若都察院之題差次序原有舊規
改正申明甚爲平安而御史疑其偏私其言則
非故臣等於都察院李世達本擬

旨慰諭以安其心言雖出於一人而是則曰是非則
曰非在臣等辯別

國是不敢不宣昭

皇上公平之度也至于官軍聚譟在徐文壁雖無教

使恣橫要挾

君父之意而身爲勳舊之首武臣皆其統屬

禁庭何地可容羣衆喧譁旁觀不理故臣等於文

壁本微擬

切責復擬

原貸所以保全

國體亦不敢不仰承

皇上寬大之恩也乃今本俱

留中槩未

批發不惟諸臣無所稟奉惶懼不寧而羣下妄意揣

摩疑議紛起似非所以彰

聖斷定人心也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

早賜批發如以臣等擬票未當亦乞

明示

聖意容臣等改更上請

聖裁臣等不勝感禱之至

請御

謹題

人主一身上爲

天命所寵綏下爲人心所依載二寢興失節或乖四
序之和一政令不時或異萬幾之理故書云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欽則

無一時之怠荒臧則無一事之缺略此古帝王
凝承天命聯屬人心之要務也仰惟

皇上基命宥密

瑩精太平其於

敬天勤民固無一念不誠切矣乃自頃歲以來

端居大內

警蹕稀聞

郊廟之祀不親

朝講之儀久輟大小臣工有經年累月不覩

天顏者則

出入起居稍戾于曩時也至於中外章奏或疏入輒
留或票進不下或日暮而始發票或隔日而後
批行甚至接本與守科官員有延候終日不見
一疏者則
政教號令或愆于常度也臣等官居輔弼職在贊
襄無能導

主德于緝熙燮

天工于寅亮鯨曠之罪誠無所逃目今日晷舒長
宸禁豫順當一陽來復之候正百嘉鬯遂之初剝後
可以驗

天地之心靜中可以驗平旦之氣

皇上試

澄神內照審辨幾微

道心無頃不存則時常培養

善端有感而發則隨事擴充如

朝講屆期則

志惕宵衣而彊勉

出臨勿以燕安輟憂勤之念章奏

進御則

力持乾斷而須臾

卷之三
三
裁決勿以優柔蓄停格之疑將見

志氣以收斂而清明

精神以振作而渙發

出入起居有度

聖躬日見其康和

政教號令以時

聖治日見其光美所以迓

上天寵綏之命慰臣工依戴之情端在是矣臣等不

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究五府京營縱衛官謀亂揭

謹題臣等竊惟天下之治莫大於紀綱紀綱誠

振天下雖亂終無害於治也紀綱一壞天下雖

治終無救於亂也故善觀人國者但觀其紀綱

之理亂而其盛衰可知已頃者京衛官軍聚謀

禁庭侮辱大臣其猖狂恣橫之狀乃臣等出閣時

所親見者當此之時朝市爲之喧闐都邑爲之

震動五府京營官豈可諉之不聞乎聞之而高

坐私第自巳至申無一車一馬至長安門者其

偃蹇觀望已不能無幸災樂禍之心矣

皇上念係勲臣姑不深究

特降溫旨令其查叅首事之人論職掌則武官皆其
統轄當無一人不知其名姓也論事情則未謀
之先文壁等曾領見閣部當無一人不識其面
貌也此可諉之不能查乎乃蔑視

明旨曲庇凶頑却虛捏姓名妄報老弱據刑部所審
六人之內止一人是真其弁髦法紀玩弄

朝廷誠有如科臣鍾羽正等吳之佳等所叅者此
而不懲則官軍得以辱大臣五府又得以抗

皇上冠履倒置堂階陵夷將使彊悍得志而驕姦凶
攘臂而起豈但大臣不得全其體貌法司不得

正其刑章何以振

國家之紀綱庸四方之觀聽也伏望

皇上大彰乾綱所刑部及科臣來請徐文壁本

備從臣等獲稟

且賜批發庶可以少懲悍慢之習陰折跋扈之姦
等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請免科部降調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劉宣將下吏部都察院所查

御史楊鎮等本及鎮撫司打問過胡懷玉所招

御史傅光宅等本令等擬具都着降一級調

用臣等敢不祇承

嚴命第念聽言貴審用法貴平樂新爐等違法生事
枷號斥逐法止其身足矣至于所攀交結官員
據部院會查羅大紘已經建言去任其御史楊
傑素曾出示嚴逐山人明係被恨攀言而郎中
王明時所問袁進人舍已依律擬絞原無聽囑
賣法之情相讓三宰所招御史傅光宅主事登
黃裳又止以作詩相交並無他故似未可聽其
誣攀之言遂加降調之罰也臣等昨奉

聖諭擬將楊鍾靈一疏律半年傅光宅罰俸三箇月已

足以懲濫交而肅官守矣若降級調用不惟失
紀法之平且恐中姦雄之計是山人遊客未必
驅除而縉紳士夫先已受禍也臣等謹各擬重
降俸級以示罰治連前票上

進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擬容令策勵供職庶

體羣臣之恩與赦小過之量兼得而並彰矣謹題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請冊立揭

謹題臣等竊惟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故古之帝王貽謀燕翼莫不願主器之有歸而臣民歌咏太平亦莫不願儲位之早正是以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胤嗣多賢庶則宜君長則宜王長幼之分明而君王之位定國家之福莫大於此故足願也



天祚

聖明篤生

元子岐嶷粹質顛昂令儀長而且賢爲四海臣民所屬望文矣乃

升儲大典屢請未諧幸而奉

旨傳宣定於明春

冊立中外人心方延頸企足以待

前星之耀而止因部臣一疏干冒

天威遂將吉期改於次歲數月以來羣情洶洶疑議沸騰似以爲牽膺惟之愛者臣等竊意

皇上嚴明治內

慈孝根心天性至恩必非私昵可奪嘗恭奉

諭旨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長幼有序

天言炳煥昭如日星此天下所共聞也而

毓德宮之召見

躬擁

元子置之膝前

响喻撫摩鍾愛深篤此又臣等所親睹也膺惟牽制

之議萬萬不至如人言惟是時日遷延遲迴不

決倫序雖定而名號未加終爲闕典

召旨雖頒而歲月數易愈致後時_臣等卽能仰體

皇上之心安能盡開天下之感道路揣摩之口則亦

無怪其紛紛矣縱使邪妄之言不足盡信以

皇上無私如天地

光明如日月其何樂於以毫無可疑之心故示天下

以可疑之迹也_臣等備員輔導義難緘默敢昧

死上請

皇上早

賜宸斷特

霽德音遵明春之吉期成前歲之

大信庶一言可以定

國本頃刻可以釋羣疑宮闈雍睦之休

宗社靈長之慶端在此舉_臣等不勝祈懇之至

再請敦趣輔臣還朝揭

謹題_臣等昨接得原任大學士臣王錫爵揭帖

爲辭免

召命事大要言母疾未痊已身難出種種苦楚委係

真情第_臣等竊念君臣母子倫誼惟均天下國

家責任更重故私恩不可以掩義而移孝乃所

以成忠錫爵於

皇上分則股肱之佐義則腹心之臣也
知遇特達則感激宜深

倚任非常則報効宜厚况今

朝綱積弛時事多艱須得巖石具瞻如錫爵之德
望乃可以壓服羣僚經綸素裕如錫爵之才猷
乃可以康濟一世國家託錫爵之力正惟此時
錫爵報

皇上之恩亦惟此日雖其母年高邁憚涉長途或不
能奉以同來俟其應

詔至京

國事少康何妨再許其歸省如此則公義所歸
既不遑顧其私子情可伸彼復有所覬于後庶
聖恩周于體恤而

使命便于督催錫爵之出山有期

朝野之想望可慰矣乞將原本

發下容臣等擬票以進恭請

聖裁施行

請視朝揭

謹題臣等自今年孟冬恭遇

皇上親饗

太廟一觀

天顏此後每當

視朝之期輒報

傳免大小臣工足不至交戟之下日不瞻

袞冕之容已數月矣卽今三冬已盡一歲將終伏念

臣同官趙志臯荷蒙

皇上簡掄擢居

密勿之地俾叅

大政固朝夕備

顧問之臣也乃自拜

恩之二三月未有朝

顧問之臣而可三月不

面者也况

大計在卽四方官吏羣集

輦轂之下聽候

黜陟乃三載一入

覲之典也今從萬里遠來瞻仰

宸闈如隔九關亦未有三載會

朝之時而尚可

尤宜安處者也以輔臣則內閣之禮貌所講以觀吏
之方之觀望攸繫伏乞

皇恩數日之內或十六十九日或二十三日
勉冀清蹕一出視朝庶

殿庭之景象一新臣下之精神咸奮臣不勝企望
之至

題延綏塘報揭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
韃虜明安土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
犯榆林保寧等處本官約同副都

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
斬獲首級四百五十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
口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等不勝欣慶竊念延
綏地係衝邊逼隣強虜數年以來莊禿賴明愛
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間無處不
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今當
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武布昭

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勵將士齊心以克有此奇捷
不但本鎮數年以來所未見亦各邊款貢而後

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爲破膽而可消其
狂逞之謀卽扯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
順之志封疆幸甚

社稷幸甚臣等不勝懽忭之至謹并塘報封

進以聞

類進講章揭

謹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
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十八年至今所撰講章除易經
通鑑纂要俟積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孟子
萬章告子盡心共六本禮記王制上下文王世
子禮運共四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仍乞

發下司禮監接續刊行臣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至
請元日受賀揭

禮部奉 聖諭朕自去冬夜病爾動火服清火之劑聊覺稍愈

昨者復又感自身體軟弱頭發眩痛今次給禮部
遣公徐文璧恭代卿等可傳示知悉欽此 臣等犬
馬下情不勝驚惕竊懼

皇上一身

九廟之所依憑萬國之所仰戴今節當歲莫令屬吏

新

祖宗在天之靈

降靈筵凡中外臣民之衆環集

闕廷_臣等正望一舉

朝祭之儀用慰

神人之願乃今適有

傳諭_臣等仰知

皇上仁孝根心情非厭怠祇以

起居違豫意在

珍調敢不將順

德音祝安

聖體第當

朝覲之年將行

考察之典

一人舉動萬國觀瞻卽禘祭或可

遣官而元旦不可廢

賀_臣等伏望

皇上茂膺多福

俯順羣情及新歲履端之初成

登殿受賀之禮凡百官萬姓九夷八蠻瞻叩

宸旒忭舞何似_臣等不勝依戀祈懇之至

壬辰請大計宣捷臨朝揭

謹題昨該_臣等看閱章奏內刑部一本爲考察

事擬於二十三日請

皇上御朝舉大班糾劾之典又欽天監一本爲捷音

事擬於二十六日請

皇上御朝宣延鎮斬獲之功_臣等竊以爲

人主所以惠安兆民攘斥夷狄而收內順外威之效

者惟於吏治邊功加之意而已茲考察事舉正

羣吏待罪之時剿虜功成適總鎮奏捷之會以

申督責之令則懲貪誡墨乃三載一行有也宜

面加訓飭之詞以宣撻伐之威則雪耻除兇回卅年

僅見者也宜躬受慶賀之禮蓋飭吏治乃可以

奏疏 卷之四 九
安民生重戰功乃可以厲士氣今使入
覲官員萬里遠來而不獲一睹

朝儀出征將士殊死決勝而不獲一陳功級甚非
所以聯屬四海之精神獎率三軍之志意也臣
等伏望

聖上俯循彝典

曲順下情至日勉御宵衣暫移宸蹕庶

天恩臨幸千官舉樂于瞻承

聖武布昭九塞咸聞而鼓舞矣臣等不勝祈願懇切
之至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揭

謹題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將下

批紅本章內禮科都給事中等官李獻可等為請備
教宜預事蒙

御札親批冊立已有旨了這厮每又來煩激且本內
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為
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
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驚惕不勝惶悚伏念
冊立大典屢奉

明旨業有定期大小臣工惟應恪遵

成命不宜復有瀆陳乃獻可等輕冒
天威致干

嚴譴臣等何敢僭爲解釋但看詳疏詞內稱
冊立之典可少緩而待來年

諭教之典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
諭教而非請

冊立也

皇上誠念

諭教當早則宜

俯納其言卽未合

聖心亦宜

寬貸其過乃

怒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寔駭聽聞使獻可等
止以奏請

諭教遂此重懲若使奏請

冊立當加何罪臣等竊恐

嚴旨一出羣情驚異益起疑端衆口沸騰轉滋爭論
嘒嘒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溷

宸聰而增

聖怒耶臣等敢封還

批札冒懇

天恩伏乞

垂憫狂愚

特從矜宥姑准

留中容臣等傳布

聖意令其省悔愆尤則

不怒之威嚴于鈇鉞

受言之量速于轉圜矣臣等不勝懇切祈

恩之至謹具題連本封

進以聞

乞罷歸以全臣節疏

謹奏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夫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

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

皇上明聖誠使

朝政無闕

帝德罔愆卽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

年以來

九閤重閉

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

兢業之衷漸替

郊廟不饗而

仁孝之念疎

堂陛不交而

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

宸聰民生

國計之憂不關

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具負

輔弼既不能婉道密規防

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

乾綱將壞之樞曠職鯁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
徒以被

恩高厚毫髮靡懈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

月之間

朝講

廟享不

元且受命不報請

奏疏 卷之四
大計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
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

升儲大典

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

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

論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

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

調外任乎

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

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動搖

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僭請

寬宥未

賜允俞且復

遷怒申救諸臣槩

加譴謫臣誠不忍

明主蒙拂諫之名

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惟無妄之罪

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

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

不義貽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僂焉願乞

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愚戇冒

威禍延朝省乞

恩早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事頃因科臣李獻

可等疏請

豫教蒙

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亦封還意以事係

諸聞不宜

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

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爲

聖德慮爲

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

寬原未蒙

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

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得

罪兩日之內

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調其官方一

旨調南京又一

奏疏
旨調外任方一

旨降邊方雜職又一

旨削籍爲民以至幸上壽養浩之

廷杖一百則更慘矣

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
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

聖哲之君有此舉動

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揭救
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
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譴臣等類

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

罷歸庶幾感悟

宸衷消融

聖怒霽然

聞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

臣延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
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夫謝諸臣耳何圖

席藁累日未奉

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伏奉

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

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

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

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

官家享厚祿

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之不希名之臣矣而

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

觀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具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

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目立于

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臣戇愚本為禍始將臣

特賜罷斥以示首事之懲仍

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杖遺之臣庶幾類無枉臣情不

搖臣感戴

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第三疏

奏
卷之四
謹奏為欽奉

聖諭恭陳謝悃并乞

矜憐恩愍

開霽大威俯容退休以全

恩造事臣頃以揭救科臣致干

聖怒斥罰杖遣適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

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

允俞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

御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

溥罰增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處

處緩詞解諫却乃遷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

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

卿直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

且卿輔朕變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

愬然高臥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

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

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

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為人受

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

講幄六年

政府卽

天地父母未足比其

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

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

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

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欽定

冊期已有

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

恭

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

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

聖怒

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

皇子於

皇上父子之親也

冊立與

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

至親不宜有怒重

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

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

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見今數日之內

疊出斥罰紛然

臣

乃始錯愕消魂戰戰兢兢

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

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

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償較之積不

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于

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

若廢政哉伏荷

天言切責謂沽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

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

華袞鈇鉞總屬

皇恩

雨露雪霜何非

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

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澤瀉恐非數日之

假可痊望乞

生全寔以一朝之禮為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第四疏

謹奏為抱病曠官四乞

天恩放歸田里事臣轉運無狀罪戾交叢伏蒙

聖度涵容

宸章宣諭感承

高厚省訟迂愚固冀收復驚魂支撐病骨勉供

任使終竭驅馳而旬日以來憂懼相乘宿痾劇發精

神憤亂坐臥靡寧脾氣積傷飲餐並廢濕痰流

注腰股不能屈伸鬱火上攻頭目時作眩暈延

醫診視咸謂疾居骨髓非鍼石之可攻患切膏

肓將畧漏之難保小年易盡雖萬死不足深憐

殘喘幸存卽一息尚希

大造既

寬之斧鉞之下宜

全之溝壑之中蓋山澤善藏夫疾汗惟

雨露曲滋于枯朽臣用是呻吟伏枕痛苦呼

天冀

察危衷早容休退別遴鴻碩俾佐熙明庶

恩禮有光於

聖朝庸劣免妨於賢路臣無任悲鳴祈控之至

第五疏

謹奏爲痼疾瀕危懇乞

天恩准放生還事該臣以抱病曠官四乞休致延候

旬月未蒙

皇上憂懼滋殷病勢增劇竊惟

皇上

至仁天覆

盛德春生卽草木蟲魚尚將關其欣悴若罷瘖殘疾

罔不軫其顛連况臣參侍

禁庭積有年歲一動止喘息莫逃

鑒臨乃夙嬰深痼之災漸迫衰殘之候胸瘍外蝕腹

疾內攻榮衛並虛肌膚日削而下情屢控

天聽彌高卽今委頓篋牀雜試鍼石心乍冰而乍火

形非鬼而非人兼以妻子俱還湯水不給空廚

寂闕羈旅蕭條徒以孑然病軀靠一二如瞶如聵之僮僕垂亡性命託三五暫來暫去之醫坐此臣所以懷故里而傷心叩巖闈而乞骨者也伏望

皇上

垂覆憫之弘慈

全生成之大德

俯憐危困早准退休庶倦鳥知歸特荷

恩于解網困禽見放將圖報于銜環臣無任激切哀

懇之至

辭免讀卷疏

謹奏爲久病沉綿辭免讀卷并懇

天恩早放生還事臣以孤子一身臥病兩月五乞休退未蒙

允俞病日以深命且莫必茲遇本月十五日

殿試天下中式舉人禮部以臣名籍未除遵例擬

臣充讀卷官具疏

上請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

命不勝驚悚竊念

奏疏 卷之四
大庭策士欣逢

清問之期賢雋登庸快睹

明揚之典誠獲周旋于執事固將竭蹶以觀光無本
二豎殷纏羈囚比辱精魂既散諒緣分已絕于
人間跬步難移卽夢寐能之于

帝所徒撫牀而隕涕特望

闕以陳情倘

寬其曠職之愆不

加誅戮尚

憫其乞骸之請亟

賜放歸且生且銜

恩歿當結草且不勝感激祈懇之至

謝予告疏

謹奏爲感激

天恩准容休致恭陳謝悃事該且以抱病沉綿屢乞
罷免伏奉

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

驛去吏部知道欽此且不勝感激竊念且本疇單

賤士偃蹇庸流不階根柢之容誤被

眷知之渥每誓心于

天日願畢力于涓埃而資識迂愚才術短拙居平尸
素碌碌無所建明臨事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
顏逆耳數干

不測之威藏疾納汗特荷

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蓐臥將及于五旬疏
詞殆窮于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

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既遂歸田之願驂駢道路更
叨乘傳之榮病骨積摧覺頓回于起色

隆恩未報良自負其初心涕泗交流語言莫措孤踪
去住曾何繫于重輕

大造生成茲已全于終始

臣

不勝感激縉戀之至

辭朝疏

謹奏為
病劇乞休伏蒙

聖恩特准回籍除其職陳謝外今柴車在道輿
疾將歸簪紱去身負擔幸釋感

乾坤之大造頂踵難酬想

日月之清光夢魂永隔情依依五戀

主頻回

心悽悽以成樽酒孤臣之涕摧

質之已虧愛卵惜巢或鳥言之可

牙休望

皇上

宥密疑神特頒褒賞之節

中和不復常平喜怒之情隆孝養于

兩宮奉烝嘗于

九廟

視朝聽講一如萬曆之初年

敬天勤民恪守

祖宗之遺訓

信任輔弼

愛惜老成亟收罪謫之臣用伸士氣重斥貪殘之吏

以厲官坊至若調宣大之虜情急須乘欸而修
備疏淮泗之水患毋令壞堰以妨漕平寧夏之
叛軍特求戎首盡宥脇從勢不煩兵而自解禦
海邦之倭寇但諭守臣分屯要害可保按甲以
無虞惟是

皇儲冊立之儀繫

宗社根本之計

吉期既定

盛典將行願同薄海之民共仰

星之耀臣不勝依戀悲哽之至

回籍謝恩疏

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今在籍_臣王家屏謹

奏爲蒙

恩回籍恭陳謝悃事該_臣以積痼曠職累疏乞休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欽蒙

聖恩准_臣回籍調理仍

賜馳驛當卽具疏

謝辭於十八日離

京次月初二日到家訖念_臣自奉

召環再參樞席感

非常之遇志每切于捐糜竭不肖之才效寡昧于輔
理悠悠三載又懷尸素之慙踽踽孤踪兼抱沉
綿之病馬窮則佚蓋筋力之已疲黑滿斯領由
福緣之欲盡累數章而乞罷不勝抵冒之愆擁
六傳以言旋終荷

保全之澤出關而北入山漸深生知稅駕之鄉歿得
容棺之所縱填溝壑亦戴德于

乾坤卽處山林忍忘情于

廊廟西陲未靖知道

君父之憂

東禁猶虛曷慰臣民之望無

謂棄臣如涕唾不足追念其言尚

思定國先本根及今早爲之計

宮彞旣敘

神器攸寧潛消釁孽之萌永保

基圖之固臣不勝感

思祈頌之至

在籍賀聖節疏未上

謹奏爲慶

賀事萬曆三十年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

萬壽聖節臣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五百年生聖祥開有道之期

億萬載當天祚衍無疆之曆神人胥慶朝野均歡

仰惟

皇帝陛下

稟睿含冲

體元居正

父母

天地爲之子無忝所生臣妾兆庶

作之君不懈于位三十年曰世已徵有道之功八千
歲爲秋再啓長生之旦金飈玉露應佳候于西
成寶月珠星拱祥光于北極

九霄闔闔高鋪

翻座之儀萬國衣冠紛效華封之祝頌聲洋溢殆徧
響於山河喜氣瀰漫寧忘情于草木臣跡慙淪
落恩荷

成十周世之綿延雖阻稱觴之列歌

堯天之廣運寔先擊壤之氓伏願

保合太和

繼庶純嘏

愛身以託天下篤培性命之源

歛福以錫庶民共躋仁壽之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權欣祈祝之至

壬寅賀冊立大典疏

謹奏爲欣逢

大慶恭陳

賀悃事臣 跽伏草野適於今歲冬月恭遇

皇上

肇舉大典

冊立

皇太子暨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復以次月吉辰

祇率彝章尊上

聖母徽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兩月之內

明詔再頒臣不勝聳聞不勝忭舞竊憶臣向歲待罪

機庭預陪

儲議方

毓德宮之

召見業僉奉于

明綸迨

文淵閣之傳宣復獨承乎

俞旨仰窺

呈情之眷注雅屬

元良無奈眾口之紛囂致稽歲月直需時十今日

出獨斷于

宸衷

主器崇升茂正

青宮之位

諸藩眾建分疏

赤社之榮

胤祚儲昌

本文式敘遡

璇源之流衍濟自

天潢鏤

寶冊以鋪張善歸

蒸極

即乾元而稱大

熙鴻流以揚徽茲蓋

皇王

道重綱常

治先典禮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述兼聖明之懿

修齊率仁讓之風

謨烈燕詒調護無煩于羽翼

軒輿鶴列尊崇盡于情文

一舉而天親之愛具符遂洽八埏之和氣俄頃而

宗社之計大定丕延億載之洪圖誠家國同休神人

胥慶者也

臣

識慙謀始功愧求成戴盆雖格于

望天傾藿寔殷于向日欣

下禱之有託開

至以方長祝

言之無疆撫

曾玄而末艾詞弗勝其揚厲情但切于謳歌臣下

情不勝懼忤踴躍之至

謝存問疏

謹奏爲感激

天恩

遣官存問恭陳謝悃事本年正月初十日伏蒙

欽差中書舍人劉承詒恭捧

勅書一道安設

龍亭偕同本布政司官備辦羊酒及花銀五十兩彩

段四表更鼓樂導從至臣田廬宣示德音頒給

恩賚臣謹僕躬無蹈稽首拜嘉復臣

闕庭具疏稱謝者竊惟自古國家大慶率尊數錫

之恩於時草野耆賢間蒙存問之典顧恩非

及典無倖發須年德之並高斯懿章之克荷

臣者行能淺薄材質虛庸向廁

綸扉愧乏贊襄之效數叅

儲議未諳將順之宜誠不足以動

天義賜安于尸位是用奉身而退長休農畝之間

每蒿目而思詎忘

君國之慮蓋

主器一日未定固臣愚一日不寧者也頃賴

蒼昊炳靈啓

宸衷之獨斷

青宮正位暨

諸王以並封

尊上

聖母之徽稱

需錫臣民以闡澤臣聳聞

卷之二

冊禮幸始願之克諧繼奉

詔條庶宿愆之昭貸幽憂十載方欣奠枕之有期懸
隔

九閭敢望遺簪之見憶茲蓋

皇上

隆慈軫舊

大度包荒

雨露委潤于凋枯

日月廻光于闇翳

特遴星使乘震且以儼臨

渙發天言協春陽而溫慰

醇醪肥疇便蕃昇庖廩之珍

文綺兼金絢爛列篚筐之彩賁祥光于衢巷溢喜
色于衡門登對知榮省循轉惕撫膏肓其沉痾
暫偷旦暮之生舉頂踵以效摩笑荅

乾坤之造惟丹心之未化質皎日以猶明略陳垂盡
之言仰瀆

蓋高之聽伏願

朝講之臨御如舊

章奏之裁發以時

股肱耳目備其官無以猜嫌而妨委任
出入啓居式于度無以逸豫而弛憂勤

愛惜人才漸收復乎廢棄

矜憐滯獄亟解縱乎累囚更祈

節宣索之需俾軍國得支其經費

罷礦稅之使俾吏民不困于誅求將和氣翔洽于

兩間慶祚綿延于億載矣臣下情無任權欣祝

願之至

王文端公奏疏卷之四終